



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  
2013年10月3日星期四上午9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约翰·阿什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

上午9时05分开会。

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

议程项目21

全球化与相互依存

（e）国际移徙与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A/68/190)

秘书长的说明(A/68/162)

决议草案(A/68/L.5)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热烈欢迎各位出席本次高级别对话。对话的总主题是“确定旨在加强各个层次一致性和合作的具体措施，以期增进国际移徙对移徙者和国家双方的裨益及其与发展的重要联系，同时减少其不利影响”。这次会议是按照2008年12月19日第63/225号决议和2012年12月21日第67/219号决议召开的。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在这里出席本次为期两天重要的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的开幕式，讨论一个几乎影响世界每个国家的议题。上周在西里近海发生的最新惨剧，悲痛地提醒我们，为什

么讨论移徙问题，特别是移徙者的保护和福祉，既重要又紧迫。

我今天发言先要提及我自己的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在我国，移徙既是祸根又是福星。我国是一个原籍国，因而，移徙使我们失去发展所需的熟练工人——教师、护士、技术人员等等。但是反过来，我们一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公民回国投资，从事贸易和创业。2012年，我们收到了2200万美元的移民汇款。与此同时，我国飘洋出海的人也对其目的地国作出重要贡献，提供了那里亟需的技能，从而促进了增长。但我们也是一个目的地国，欢迎来自我们加勒比许多姐妹岛屿的数千名移民。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发展作贡献，并努力改善他们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今后两天里，大会将重点关注世界各地为寻找更好机会而背井离乡的这类个人和其他许多人。我们凭直觉知道，这种前往新地方的旅行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回报。我们中大多数人，即便不是全部，也都曾冒险离开我们自己的家园。但我们如何能够在确保移徙为个人和所涉社会与国家带来惠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弊端呢？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在座的有些人可能记得，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决定召开总主题为“确定旨在加强各个层次一致性和合作的具体措施，以期增进国际移徙对移徙者和国家双方的裨益及其与发展的重要联系，同时减少其不利影响”的本次高级别对话。7年前，即2006年，举行了第一次关于本议题的高级别对话，旅程就此开始，而这项决定则标志着旅程中的一个转折点。长期以来移徙被视为一个过于敏感的问题。我们同意，这个问题值得——实际上需要——我们的集体关注和努力。我们还同意，移徙并不是一个“零和”主张，而是所有各方都能够受益，条件是对移徙管理得当。我还要赶紧补充说，这种管理是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共同责任。

7年后，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我们在联合国继续取得进展，就涉及国际移徙和发展的许多方面以及保护移徙者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提高了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大会第二和第三委员会通过了一些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正在开展有关移徙问题的的工作。第二，2006年高级别对话之后成立的全球移徙与发展问题论坛，现在已是我们非正式讨论、交流良好做法和国际合作的场所，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服务。第三，民间社会同会员国进行日益密切的合作，以寻找切实应对具体挑战的方法。在7月15日为本次对话做准备的非正式听证会上，民间社会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今后5年着眼于行动的议程。第四，联合国系统正在通过全球移徙问题小组更好地协调联合国关于移徙问题的的工作，并且现在同国际移徙组织有了深入的合作。第五，受到这些新事态发展的启发，并针对实地的现状，许多会员国正在试验创新的移徙政策。

6月25日，我的前任武克·耶雷米奇先生召开了一次关于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的小组讨论会，明确概述了我们迄今取得的进展。参加小组讨论的人提醒我们，移徙是一种具有潜力的发展力量，以及移徙者仍然面临许多障碍。他们确认2006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在我们吸取过去7年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现在应当迈出下一步。按照我们的总主题，我们

会议的重点首先应当是切实的措施和对策。这意味着制定现实的目标，致力于执行和监测进展。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我们这次对话的后续工作负起责任；不然，我们的对话将仍然只是说说而已。

自从2006年第一次高级别对话以来，移徙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全球移徙的总格局已改变。在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移徙速度已经减慢，同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新的目的地。在一些地区，区域内部的流动正在增加。诸如“加勒比单一市场和经济体”之类的协议，正在为技能、劳工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去除障碍。南方市场共同体已推出促进其公民自由通行的措施。除了公民的公开流动性之外，欧洲联盟还为保健和养恤金制定了可携性标准。在全球，国际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有关粮食和燃料价格以及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危机；它们对世界各国造成了影响。有些国家以骄人的增长速度获得回升，而另一些国家却恢复缓慢。移徙者所受到的影响已经变化。有些移徙者在其海外工作丧失后被迫回家，同时又产生新的移民潮。

危机产生的后果导致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容忍行为再次浮现。在经济衰退期间，移徙者成为容易找到的替罪羊。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立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确保移徙者所做的贡献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广大公众都显而易见。我们对纠正这方面的信息负有重要责任。

保护移徙者的权利必须是所有移徙政策的基石。我们对那些最弱势移徙者，尤其是无合法身份证件、妇女、儿童、青年，以及陷于人道主义危机的移徙者负有特殊责任。“承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平等和不可剥夺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这些话也特别适用于2.3亿多国际移徙者。

这次关于移徙与发展问题的对话是在对联合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时刻进行的，此时我们正在进行可能是本组织迄今影响最深远的工作，那就是界定接

替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发展议程。过去七年已经证明，妥善管理的移徙可以减少贫穷、增加人力资本和促进全球发展。2012年，移民汇款超过4000亿美元，而官方发展援助只有1260亿美元。移徙者还为传授知识、技能和技术作出贡献。在大会辩论新发展框架参数时，我们必须确保移徙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获得其应有的位置。

这次对话提供一次重要机会，以便为这一努力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未来两天，会员国将介绍国家经验，交流看法和良好做法。它们在许多事情上会意见一致，而在其他事情上则无疑会意见不一。我相信，确认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对以公平的方式管理移徙负有共同责任会对它们的审议有所助益。我们的承诺符合人格尊严原则，并显示出人类聪明才智、首创精神和顽强毅力具有的变革力量；我们对法治的共同信念以及人们遵守法治的必要性；我们知道自我封闭的社会必然会停滞和衰落，而接受多样性和机会的社会则会获得惠益；以及尤其是，我们决心改善每天都受移徙影响的数百万男女老幼的生活。

变革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它要求耐心、毅力以及对所有人和平共处能力的坚定信念。我们必须相互倾听、共同努力、达成共识和开辟新天地。我深信，我们将会迎接挑战。我们面前现在摆着宣言草案案文。我的理解是，这一案文已经获得我们的支持。我要感谢墨西哥代表团为促成这份文件所做的宝贵贡献。

最后，我谨祝愿大家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

我现在请潘基文秘书长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在开始发言之前，我要指出，我们只需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新闻标题就可以看出本次对话的极端重要性。据报道，有数十名非洲移民在其所乘船只沉没后丧生于地中海。我表示深切哀悼。我希望我们大家将这作为另一起鞭策我们采取行动的事件。

七年前，我们曾经一起来到这同一会场，并商定我们可以就国际移徙问题找到共同点。我们商定，如此之久被视为过于敏感而不容讨论的移徙问题，值得并要求我们给予共同的关注。七年后，我们无疑取得了巨大进展。今天，我们团结一致，就移徙对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保护所有移徙者的权利问题发表共同宣言。取得这一进展得益于我们在移徙与发展问题全球论坛上建立的信任气氛。

移徙面貌正在变化。今天，移徙者来往之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移徙者几乎一半为妇女。每10个移徙者中就有1人不满15岁。每10个移徙者中就有4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鉴于这些复杂现实，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和远见一道努力，同时确认我们的行动将对数百万男女老幼产生影响。在我向大会提交的报告（A/68/190）中，我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八点议程，以使移徙造福于所有人：移徙者、原籍社会及目的地社会。让我简要概述我的愿景。

第一，我们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所有移徙者的人权。移徙者往往生活在恐惧中，他们担心被视为“外人”而遭到伤害，担心没有机会诉诸司法，或担心自己的工资或护照被肆无忌惮的雇主扣留。我们不可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消除对移徙者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与工作条件和工资有关的歧视。我们必须为安全和有序移徙建立更多渠道，并寻求办法来替代对移徙者实施行政拘留的做法。

我呼吁所有会员国批准并有效执行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为家庭工人提供体面工作的公约》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我还敦促会员国同联合国相关人权机制接触。

第二，我们必须降低移民和移徙费用。全球汇款，包括向高收入国家的汇款，今年有望达到5500亿美元，而到2016年则有望超过7000亿美元。然而，每年这些资金中有数十亿美元被通过没有必要如此高的手续费扣留。此外，无数移徙者将其平生积蓄及其家庭储蓄付给不道德的招募者，最终身负

重债。试想如果将这些资金用来促进发展、送孩子上学、支付医疗费用或开办小企业，我们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第三，我们必须杜绝移徙者容易遭受的剥削，包括贩运人口行为。这些罪行往往造成虐待、暴力和贫穷恶性循环下去，而妇女和儿童特别易受这一情况影响。我们有坚实的国际法律框架来指导我们打击此类罪行。让我们共同努力落实这些文书。

第四，需要化解受困移徙者的困境。移徙者经常陷入冲突或自然灾害局势。我的移徙问题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先生始终倡导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提出若干具体建议，以保护受此类危机影响的移徙者。我高兴地注意到，美国和菲律宾已经表示愿意牵头建立一个框架，阐明所有有关各方的作用和责任。

第五，需要改善公众对移徙者的看法。移徙者对东道国社会具有重要贡献。作为企业家，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作为科学家，他们推动创新。他们是医生、护士和家政工作者，而且往往是许多服务行业默默工作的核心。然而，人们对他们往往持负面看法。许多政客把移徙者妖魔化，以此寻求选民支持。我们虽然不应忽略移徙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但应当揭穿某些危险的炒作。仅提供信息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强调有关移徙具有的益处的正面信息。

第六，需要将移徙问题纳入发展议程。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讨论已经开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强调移徙对发展的重要性。我在题为《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报告（A/68/202）中把移徙者的积极贡献列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变革行动之一。将移徙者和侨民视为发展伙伴的程度，而不是将他们排除在外，是考验新议程包容性的一块试金石。

第七，需要加强移徙证据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但往往难以找到有关移徙及其对

发展影响的可靠数据。移徙政策应该以事实而非直觉和传闻为指导。

第八，需要加强移徙伙伴关系及合作。民间社会的前瞻性思维建议现在已经成为塑造我们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在提高全球移徙问题小组的连贯性和协调方面取得进展，该小组聚集了15个联合国实体及国际移民组织。

我鼓励各方继续加强合作。为此，我已要求我的移徙问题特别代表与全球移徙与发展问题论坛和全球移徙问题小组领导人定期举行会议，以确定共同认定的重点。

移徙是人类寻求尊严、安全和更美好未来的一种表达。移徙者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我们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漠视移徙的代价，包括人方面的代价，是天真的。然而，即使怀疑者也认识到，移徙已经成为我们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处理好移徙问题，同时促进移徙者和国家的利益，是我们的集体责任。为了数百万以其勇气、活力和梦想帮助我们社会繁荣、复原力和多样性的移徙者，我们应当这样做。让我们加紧努力，保证采取后续行动。

我衷心感谢所有重视这一问题的机构和组织，并特别感谢我的特别代表发挥领导和倡导作用，推动辩论，帮助我们一起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让我们共同努力，使2013年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向世界展示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大会现在就题为“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宣言”的决议草案A/68/L.5作出决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A/68/L.5获得通过（第68/4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就邀请下列发言者发言事宜征求各位成员的意见。他们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内斯托尔·奥索里奥先生阁下；全球移徙与发展问题论坛主席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先生阁下；国际移徙与发展领域著名人士、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先生；以及移徙者代表、联合国非洲发展基金会主席吉布里尔·法赫尔先生。

我在2013年10月2日的信中建议，让这些发言者在今天上午全体会议开始时发言。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希望邀请这些发言者在本次会议上发言。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内斯托尔·奥索里奥先生阁下发言。

奥索里奥先生（哥伦比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和高兴能在第二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中发言。

正如我的各位前任所指出的那样，移徙是促进发展的有力工具，这也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在移徙现象上强调的重点。国际移徙应该被视为是一种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考虑到它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重要贡献，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应该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得到适当考虑。

显然需要更好地阐述和加强移徙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促进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最充分地发挥移徙对发展的贡献潜能。移徙有能力改变个人及其家庭生活，以及塑造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的社会。

用基于权利的政策管理，国际移徙可以成为一种增强权能的作法，给移徙者及其家庭和他们的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社会带来发展利益。可通过移徙积累人力资本，扩大移徙家庭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

增进妇女参与生产性就业，为人类和社区发展做出贡献。

正如大会主席几分钟前表示的那样，每年都有数十亿美元的汇款汇出。2012年，发展中国家移民家庭收到的汇款超过4000亿美元。汇款已被证明是私人资金的稳定来源，可以改善全世界数千万人的生活 and 福祉。

组建跨国社区所产生的影响也在增强。侨民群体通过其劳动、技能、知识、创意、价值观和文化，为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做出贡献。他们促进了贸易和技术转让，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桥梁。

第一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承认移徙是全球发展的固有组成部分。因此，成立了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这个共同平台，来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并促进国家、双边和区域合作。自2006年举行第一次高级别对话以来，我们取得了长足进展。会员国得以商定一项共同声明，作为这第二次对话的成果文件（第68/4号决议），这种情况证明了这方面已取得的重大进展和已做出的承诺。

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现在应当更有系统、更负责任地采取行动，以制定一项务实的议程，从而创立一种更安全、更透明的国际移民制度——这种制度要保护所有移徙者的人权、增进移徙者和移徙对发展的积极贡献、促进多边环境下的团结，而且改善公众对于移徙者的看法，并将其视为我们各国社会重要成员。

秘书长的报告(A/68/190)提出了一套具体行动。我谨强调其中部分行动。一是保护和促进所有移徙者的人权；二是降低与移徙有关的成本；三是打击剥削移徙者的做法，其中包括贩运人口；四是改善公众对移徙者的看法；五是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适当考虑移徙者问题；六是加强并促进在移徙问题上的对话、合作和伙伴关系。

本次会议的总体目标是确定具体措施，增进国际移徙带来的惠益，更好地处理它在发展方面提出的具体问题。联合国应当通过一种一致、综合和协调的做法，在高级别对话的后续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鉴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在对其职能和任务授权进行重要的审查，我们也应考虑它如何能够在移徙与发展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发挥重大作用。由联合国15个实体和国际移徙组织组成的全球移徙问题小组应当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并评估移徙与发展领域的进展情况。

我们大家都知道，移徙可以带来三重好处。目的地国可以受惠，因为移徙者填补了技能缺口，弥补了劳动力和市场缺口。原籍国可以通过资金转移和文化交流获益。移徙者本人可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获益。

然而，移徙也有代价。应当采取措施降低汇款费用。这方面的重要步骤可包括改进金融服务监管框架和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增加汇款服务。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需要制定一项有效的全球议程，同时在人权基础上在国际上、区域和本地促进和加强现有机构和框架，并改进对于移徙问题的管理。需要与有关各方合作，推动移徙为发展作出切实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发言。

我现在请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主席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先生阁下发言。

**比尔斯特伦先生（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90多位移民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沿海不幸遇难的消息令我深感震惊。该事件以最令人震惊的方式表明，我们大家要在本次高级别对话上紧迫地承诺采取行动，以整体做法应对移徙与发展所造成的多方面挑战。

2006年我们举行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时，各方都对继续就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举行全球对话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秘书长提议成立全球移徙与发展问题论坛，将其作为系统、全面地讨论此类问题的场所。比利时提出次年主办首次会议。从那时起，菲律宾2008年担任论坛主席，希腊2009年担任主席，墨西哥2010年担任主席，瑞士2011年担任主席，毛里求斯2012年担任主席。瑞典是该论坛现任主席。

全球论坛是上次高级别对话达成的移徙与发展领域最重要、最显著的可以实现的成果。160多个国家的政府参与了这些年度会议，目的在于使移徙的发展惠益最大化，并尽可能减轻其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移民的影响。全球论坛建立了信任，并对塑造关于移徙与发展问题的全球辩论起到了帮助。

事实证明，该论坛是开展整体、坦率和建设性对话的一个成功的创新进程。它为各国政府就当前和即将出现的移徙与发展问题开展非正式的自愿对话提供了场所。它也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使各国政府与相关利益攸关方走到一起的多利益攸关方平台。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全球移徙问题小组以及其它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该论坛在处理事关移徙与发展的实质问题方面取得了成功。尽管它是在联合国系统外运作的机构，但它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是开放的。围绕每年的圆桌会议主题成立了多个政府小组。各国政府和其它有关方面在这些小组中交流经验并突出政策和做法的范例，从而相互学习并建立伙伴关系。

多年来，各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围绕这些专题，如尽量减少代价以及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类发展的战略、劳工移徙和流动性、侨民、汇款以及处理非正常移徙和便利正常移徙的战略、移徙者权利、政策一致性和纳入主流工作、数据和研究，以及管理移徙工作和协调对话，还有如何调动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参与等问题，开展了建设性对话。

至于全球论坛的具体成果，我们在双边劳工协议、基准、招工者和其他中介的监测和许可制度、交流可确保流动性和传授技能的法律框架、交流通过汇款促进生产性投资以及医疗和教育开支的做法等方面的良好做法是有据可查的。

在处理权利问题时，全球论坛的讨论不仅把重点放在国际公约上，而且还侧重于保护移徙者权利以及利用现有措施让移徙者能够享有社会和经济权利这一集体责任。在这方面，论坛处理了养老金的便携性、各国成本效益好的保健模式范例、人才浪费以及更广泛的融入社会-重返社会发展关联等方面的问题。这种做法侧重于移民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及其对来源国和接受国发展的贡献。全球论坛一年又一年成功地深入讨论了选定的主题，同时发掘出诸如南南移徙、环境变化与移徙之间的关系以及移徙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作用等新主题。

全球论坛从2006年高级别对话起至今所做的实质性工作，见证了论坛在处理移徙态势带来的不断演变的挑战与机遇方面的成功。最近完成的对全球论坛头五年的评估也强调了这一点，在该评估中，约80%的答卷人对论坛的进程表示满意，占压倒多数的政府认为，与其它相关论坛相比，该进程带来了附加值。的确，参与该进程的政府越来越多，证明了这种成功。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情况发展。通过分享经验教训，全球论坛为改进政策、方案以及做法铺平了道路。这将最终给来源国、目的地国以及移徙者本人带来好处。

最后，全球论坛已成为上次高级别对话以来的一个主要成果。它在促成对话、建立信任和分享经验方面的成功有记录可查。它基于非正式和自愿交流的工作方法对于取得这种成功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全球大家庭，我们应采取更多步骤加强这样一个积极的成果，并确保其可持续性。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论坛理应成功。它要求各国政府和其它利

益攸关方以强有力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参与论坛的进程。

因此，我们鼓励各国政府继续对论坛持主人翁态度，支持论坛，通过各部委积极参加政府团队在全年期间举行的各种专题讨论，并继续加强论坛注重发展的做法。作为现任主席，我们正与卸任主席毛里求斯和继任主席土耳其一道密切合作，把进程推向前进。秘书长移民问题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先生是与联合国系统之间的重要一环，他契而不舍的精神对于全球论坛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请大会阅读向本次会议提交的《专题回顾》，以总体了解多年来全球论坛讨论过的各种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牛津大学教授、国际移徙与发展领域知名人士伊恩·戈尔丁先生发言。

**戈尔丁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在这里与会是我的殊荣和特权。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的邀请。用两天时间专门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为所有关切移徙和发展问题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

我愿借此机会祝贺秘书长提交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的报告（A/68/190）。报告着重指出了一些证据，提出了一整套非常明智和具体的行动，如果加以落实，这些行动将改善世界各地千百万民众的生活。移徙和发展全球论坛和最近的《达卡宣言》等其它倡议取得的进展为移徙和发展问题上原本黯淡的局面增添了一丝希望。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关于移徙问题的主要议程项目陷于停滞，有些甚至发生逆转。与许多领域一样，政治上有难度的决策因为短视而受阻。在一个高度互联、公民能力增强和充满日常政治和商业压力的世界上，克服这种阻碍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一项重大任务，这要求他们把我们知晓的理论转化为行动，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下做出正确的决策。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上周提出的证据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我们希望，这种说服力能够打破气候问题谈判的僵局。在贸易方面，我们已经看到理论证据，而一个又一个概念框架也证明陷于停滞的多哈贸易改革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现象也发生在移民问题上。我希望，移民和发展方面证据的强大说服力将给那些相信自己能够顶住无数负面传闻和耸人听闻言论的人们带来力量，这种传闻和言论使进展陷于瘫痪。

所有证据都表明，移民制度中的微小变化会给输出国和接受国的整体经济和整个国家带来非常重大的收获，同时，当然，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移民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其它经济改革领域能够因为做出微小的渐变而如此迅速地长期改善如此多的人的生活，因为这种改革不仅影响到当代人；它还具有持久效应，今天在座各位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移民。如果没有移民，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美国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们知道的任何其它社会或文明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然而，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

经济学创始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亚当·斯密斯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认为，民众的移民对于经济增长和进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明白移民的重要性，所以，奇怪的是，他们的现代信徒虽相信创始者谈论过的许多领域的自由，却不相信移民自由。尽管我们已经证明，全球化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它进程都更迅速地改善了更多人的生活，然而在移民问题上，我们却抱着否认的例外论——这种例外论意味着，尽管高度互联，尽管所有其它货物和服务、物品和金融都在流动，从占世界人口比例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移民人数比全球化进程开始之前还要少，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相对低得多，尽管，当然，其绝对数字要大得多，因为人口增加了。

在我的《杰出者》一书中，我对事实证据进行了考证。John Galbraith把移民称为人类所知的最古老的脱贫行动，事实证据也表明了这一点。世界银

行在其模式中表明，仅3%的移民流动将给世界增加超过3 500亿的福利。这些数字比其它经济活动领域的相应变化所产生的结果要大得多。

审视了所有事实证据之后，我毫不怀疑移民给输出国、接受国以及移民者本人带来的经济净收益。然而，这些证据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动态因素。而长远来说，正是这些动态因素将改变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它们将改变我们每个社会的动态。我们从来自硅谷等地的新证据中知道了这一点，在那里，一半以上新成立的企业要归功于移民，美国一半的专利也是如此。正如我们从最近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所看到的那样，四处旅行的天才会做出不同凡响的事情。但是，这不仅限于天才，没有技能的人也是如此。如果史蒂夫·乔布斯的父母没有移民，他将不会创建苹果公司，所以重要的是长期的动态效应。

问题不在于事实证据，而是在于政治。问题在于短视和只注重当地的成本和观念。没有证据反映这些认识：移民者导致工资下降、导致收入减少或者成为税务制度、社会安全制度、医疗体系或其它系统的负担。证据告诉我们，这些认识都不正确。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赢得政治争论。这是因为，与贸易一样，短期和地方付出的成本往往非常直接、显而易见，而且容易受到言辞煽动。然而，裨益是给国家的、全球的和长期的。

我们需要发挥领导作用。我们需要能够从短期视角过渡到长远眼光的证据。我们需要在社区和国家层面上采取自下而上的行动，在联合国和全球论坛层面上，采取从上到下的行动。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凝聚力、社会安全、无证工人的切实关切以及其它关切。这包括接受这一理念，即我们不能让当地社区承担处理移民者问题的负担。在今天发生在兰佩杜萨的悲剧以及许多其它地方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由于裨益是国家的、长期的，因此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是国家的责任。



单个社区无法承受人们大量涌入和学校、教育以及其它事务方面的负担。收益是长期的、国家性的。必须把移徙问题视作国家政府应当接手负责的问题。我们可以共同一小步一小步地逐步前进。通过这些步骤以及自下而上和从上到下的行动，我相信，我们将能够带来根本性的不同。

秘书长的八点议程突出强调了必须处理的许多事项，即主要权利的问题，例如养恤金随人员流动问题、移徙者是否能够携带资金和汇款等问题，先前的发言者谈到了这些问题。数据和研究需要采用更广泛的视角。有关移徙问题的数据仍然是系统的“弃儿”。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推动移徙议程，这一责任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对于发展、发展中国家以及最发达国家来说，全世界没有什么比移徙问题的辩论更重要了。任务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一步步地化作具体行动，这将推动移徙议程。这是一个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讨论的正确主题。我祝愿大会在力求采取正确行动时一切顺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联合国非洲发展基金会主席和移徙者代表吉布里尔·法赫尔先生发言。

**法赫尔先生（非洲发展基金会）（以英语发言）：**在2006年高级别对话过后六年，值此对2015年后行动进行思考之际，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讨论移徙与发展问题，并且寻求变革性的新办法。

环顾大会堂，我看到到处都是移徙者：派驻国外的外交官、第一代移民和许许多多移徙者的后裔，他们构成世界各地的侨民。我们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

移徙与发展之间存在根本的、历史悠久的联系，因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取得本应有的进展。作为民族国家，我们在划定的边界内开展行动，精心守护和保护它们所代表的崇高主权。但是，我们的世界由一片片的土地和一群

群人组成。我们似乎把一片片的土地及其特权神圣化，代价却是一群群的人和他们的入道。

我们诋毁移徙者，说他们诡计多端地蚕食我们的土地和领地，却没有看到他们怀着美好的希望，渴望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的美好生活。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就必须转变对移徙者和侨民的态度。与侨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减少猜忌和不信任以及杜绝敷衍了事的坚实基础上。

在为我们这个有像盖亚一样全球连通性的世界思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认识侨民的启蒙运动。我们必须接受作为移徙者和侨民标志的跨国特性。我们必须重申跨国主义的长期好处。

有人说我们幼稚。有的人甚至认为，我们是大大咧咧、同情心过于泛滥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将满足当代二十一世纪四处流动和没有定规的现实情况的实际需求。

高级别对话的一个出色成果是，民间社会提议在今后五年与国家协作，以便在八个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我们准备了这八个问题的三种语言文本，用多种颜色的纸张印刷，供各位成员参阅。

行动计划是我们进行参与的备忘录、我们的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我们的行动契约。我们赞赏并感谢大会让民间社会和侨民在会议期间发出声音。我们希望，此类合作今后将得到深化，并且更加诚挚。

现在，我们来到大会，请求它核准这份五年期的八点行动计划。正如美籍奥地利管理学学者彼得·德鲁克所说的那样：“领导者做正确的事，管理者正确地做事”。我们呼吁大会作为领导者，核准高级别对话的成果文件（第68/4号决议）。这将是一个切实、恰当、真正和公平的成果。“每天我总在给乐器调弦，但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唱出。”这是孟加拉族作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用诗歌对我们发出的告诫。

非洲发展基金会是一个通过侨民行为体来为发展提供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展望未来，我想起我一位非洲发展基金会同事的大胆建议：“让国家、移徙者以及侨民一道立志实现充分就业”。这是一个宏大和崇高的愿景，足以把希望看到人人都有体面工作的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在这个愿景中，人们将有尊严地靠诚实劳动生活，破坏性运动和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将减弱，移徙本身将成为真正的选择，而不是由于需要或绝望。或许下一代人将不会知道非正常移徙造成的恐怖和人类痛苦。

我看到，财力有限、生活在压力环境中的移徙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我看到，拥有大量资源和国家特权的国家政府、多边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承认消除长期贫困方面显而易见的失败。我是一个思维单纯的人。我作出一个推论：或许移徙者知道如何实现发展。

确实，对许多侨居外国的人来说，为原籍国的发展作贡献不是工作、不是完成政治任务，甚至也不是由于良知受到触动而作出富有勇气的反应。对他们来说，发展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本质，也就是要养家糊口、支持社区和国家。全世界有2亿移徙者。数百万侨居外国的第二代为发展中国家的10亿人民提供了支助。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伙伴。

正如我在敦促秘书长提出关于这次对话的报告时他应做的那样，我也敦促大会成员在回家后告诉世界：移徙者和侨民已作好准备，并且有能力和意愿；各国保证对跨国移徙的侨民采取新的包容性态度；并且我们批准一项伙伴关系的纲领性行动计划。但愿他们告诉世界，让所有发展利益攸关方都听到这个消息：在2013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迎接移徙侨民和国家机构之间的新的伙伴关系。但愿他们告诉世界，以便让嘲讽者和怀疑者，现实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来见证不屈不挠的移民精神的胜利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第67/219号决议第13段的规定，我现在请美国移民和难民权利全国网络执行主任凯瑟琳·塔克塔钦女士发言。

**塔克塔钦女士（移民和难民权利全国网络）**  
（以英语发言）：今天上午我高兴地作为全球民间社会的一名代表在大会发言。今天，我们许多关心世界各地大约2.32亿移徙者的健康、安全、福祉和幸福的不同组织和社区成员，欢迎有机会介绍我们提出的五年行动计划。

这项在2012年11月制定的提案得到了全世界数以百计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并且已经向联合国和各国做了介绍，以作为我们对本次高级别对话的贡献。自今年初以来，大约600个民间社会领导人和组织举行了21次区域和国家会议，并且7月再次在纽约这里开会，当时大会主席办公室正在为讨论这项提案和其他建议举行非正式互动式听证会。民间社会的这种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当然自2006年上次高级别对话以来未曾有过。即便在这个星期，大约500个全球民间社会伙伴继续在街对面平行开展的有关移徙、发展和人权的全球人民行动中进行商讨。

正如我们在7月互动式听证会的结论中指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希望它将是在单纯的言论同深思熟虑的行动之间的十字路口。尽管我们认识到并非常支持旨在处理造成这种愿意移徙的复杂因素的战略思维和规划，但我们急于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最有力的保护权利的方法和标准、移徙者和侨民作出贡献的机会以及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发挥作用。

我们敦促各国在审议结论文件（第68/4号决议）时，支持我们的五年期八点行动计划。我们希望，高级别对话将启动一个合理和宏伟的行动议程。我们的建议注重这八点——它们也属于四个圆桌会议的主题范围。

简而言之，我们全心全意支持把移徙问题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以便处理移徙者对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更好的规划、政策

计划和一致性，能够使移徙更加真正成为一个选择而不是出于无奈，并且收获大于流失。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支持移徙的权利和留在本国获得像样工作和人的安全的权利。

我们鼓励以各种模式和框架，协助侨民和移徙者协会作为企业家、社会投资者、政策提倡者和伙伴，在原籍国、祖籍国和目的地国参与制定和实现所有人类发展的优先事项。

我们认为，必须建立可靠的多方行为体机制，向陷于困境的移民提供协助和保护，首先是陷于战争、冲突或自然或人为灾难的移徙者，并且当然出于同样逻辑和紧迫性，向过境途中遭受暴力或创伤的移徙受害者提供协助和保护。在兰佩杜萨外海死亡的移徙者以及在类似情况下丧生的数十万或更多的移徙者都强调了这一紧迫性。

在我们的提案中，我们寻求那些处理女性移徙者的特定权利和需求的模式和框架。各项机制也必须考虑移徙儿童的最佳利益，包括他们的权利。我们希望看到用于促进交流最佳做法的标准，并且实施和执行国家立法，以遵守国际公约中关于移徙者的全部规定，甚至在劳工领域以外的规定，在执行政策时特别关心他们的权利——享受基本社会保护和适当法律程序的权利。

我们的提案设想在联合国规范性框架范围内，重新界定从事保护移徙者权利的国际机制的互动，并把民间社会参与未来的治理机制制定为制度。

最后，但当然远远不是我们最小的关切，我们敦促确定和建立有效的标准和机制，对移徙劳工招聘行业进行管理，并且我们强烈支持旨在保障移徙工人的全部和广泛的劳工权利的机制。这里指的是体面的工作和确保所有移徙工人的尊严。

不能以缺乏监督制度、不保证民间社会的参与并且不参照国际商定的规范性框架的非正式网络来保护移徙工人的权利。

这些是我们关于国家行动以及在某些领域中同民间社会合伙采取的行动的倡议。我们的重点是战略规划、权利和行动，并且我们希望，会员国将同意，我们能够在几个衔接的领域中进行合作。

尽管在生活中常常前途莫测、遭受剥削或伤害，我们的移徙者家庭、朋友、父亲、母亲和甚至孩子仍然对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光明的未来怀抱着希望和憧憬，不只是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他们的社区、他们新的国家和他们的原籍国。我们民间社会成员也怀有这种希望和憧憬，随时准备作为提倡者和伙伴支持一项五年计划：八点内容、五年时间以及合作与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第67/219号决议，本次高级别对话包括四次全体会议和四次互动式多利益攸关方圆桌会议。圆桌会议1和2分别将于今天上午10时和下午3时举行。圆桌会议将在托管理事会会议厅举行。第二会议室将作为全体会议的分会场，第一会议室将作为所有圆桌会议的分会场。

题为“评估国际移徙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根据2015年后发展框架的筹备情况确定相关优先事项”的圆桌会议1将由危地马拉副外长丽塔·肖利女士阁下和挪威国际发展大臣海基·霍尔莫斯先生阁下主持。

圆桌会议2将侧重“确保所有移徙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利都受到尊重和保护，以及预防和打击偷运移徙者和贩运人口行为并确保正常、有序和安全移徙的措施”。该圆桌会议将由墨西哥外交部长何塞·安东尼奥·梅亚德·库里布雷尼亚先生阁下和美国负责人口、难民和移徙事务助理国务卿安娜·理查德女士阁下共同主持。

圆桌会议3的主题为“加强国际移徙方面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将移徙有效纳入发展政策的机制以及促进各级协调一致”。该圆桌会议将由尼日利亚内政部长帕特里克·阿巴·莫罗先生阁下和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部长西默奈塔·索玛鲁噶女士共同主持。

圆桌会议4将于明天下午3时至5时30分举行，并将侧重“国际和区域劳工流动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该圆桌会议将由孟加拉国外交部常务秘书沙希杜勒·哈吉先生和俄罗斯联邦联邦移民局局长康斯坦丁·罗莫达诺夫斯基先生共同主持。

兹提醒各位成员，明天下午5时30分，在高级别对话闭幕全体会议上，各圆桌会议共同主席将提出他们讨论的摘要。

此外，我要提请注意与会议的进行有关的其他组织事项。我们首先要提到发言的长度。为使名单所列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我敦促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为4分钟，但有一项谅解，即这不排除分发较长的发言稿。鉴于时间有限，我呼吁发言者配合这一要求。我还呼吁发言者以正常语速发言，以便能适当提供口译。为协助发言者掌握时间，发言者讲台上装有提示灯系统，其运作方式如下：发言者开始发言时亮绿灯，4分钟结束前30秒亮橙色灯，到4分钟时限时亮警示的红灯。

现在，我们以这样一种积极的调子开始辩论。

**索卡纳辛加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77国集团加中国发言。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会员国同意将人口和移民因素纳入其国家发展战略。它们还决心促进所有移民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避免采取可能增加国际移民者脆弱性的做法。

移民者和移民问题关系到所有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移民者和移民问题是具有经济和结构方面迫切要求的全球问题。移民的经济原因、财富集中以及双重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并加强这种权力结构，但往往指责陷于这一网络的移民工人，对他们进行惩罚，并将他们视为罪犯。我们所面临的组织性和政治性挑战是克服这些带有偏见的方法，并力求为有序和安全的移动提供便利，同时确认移动性的增加在二十一世纪是不可避免的。

移民者是有责任心的人，他们力求谋生和供养家庭。在国家行使其主权权利以确定谁入境、离境或留在其境内时，移民者应当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受到国家保护。必须公开讨论和处理移民的根源问题，使移民成为一项选择，而不是必须做的事情。国际经济不平衡、贫穷和环境退化、缺乏和平与安全、人权遭到侵犯以及司法和民主机构薄弱，这些都只不过是影响移民者和国际移民的诸多因素中的几个而已。

所有行为体和机构之间的对话以及移民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公众和决策层面，包括与媒体和民间社会，明确提出和公开讨论。这种讨论应当导致我们在了解共同问题和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制定持久的解决办法以及协调的政策和框架。要使移民对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就必须对移民进行有序治理。除其他外，这种治理保护移民者的人权和福祉。应当更加注重移民的人类发展潜力，包括改善移民者及其家庭生活的潜力，以及移民对各国经济与社会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在这方面，应当作出更多努力，以处理公众对移民者所持有的消极看法，并消除对移民者的仇外心理和歧视。

在移民方面，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应当确认它们在提供获得社会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负有的责任。应当为移民和发展动态提供广泛协助，以采取持久、公正和有效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措施。

“确定加强各级协调与合作的具体措施，以增加国际移民给移民者和国家带来的惠益及其与发展的重要联系，同时减少其消极影响”这一专题为界定移民在发展中的作用敞开大门。它还促进政策的一致性和体制发展，从而将移民方面的各种因素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和规划以及2015年后发展议程。它应当便于人们了解机会和障碍以及探索解决办法的途经。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由于时间关系，我请各代表团阅读已在大会堂内分发的我的发言稿。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最近在意大利南部兰佩杜萨岛附近发生的悲剧再次彰显本次高级别对话是多么至关重要，而且国际社会有多少打击贩运人口的行动早该采取了。我谨感谢秘书长所阐述的愿景。

移徙是没有列入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加以适当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得改变这种状况，而时间就是现在。正如人们所说，现在必须果断解决这一难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装作它不曾因移徙而受益。行动必须以事实为基础。

移徙与发展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我们单独和集体采取的行动都必须坚定和果断。首先，我们需要认识移徙者在其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家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总体而言，移徙对于所有人的发展，是福而不是祸。对这一事实应该有共识。由此推断，确保在任何时候都不论其移民地位而尊重所有移徙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应该是所有人自身利益的事。

现已确认，全球层面的国际移徙者有一半是女性。她们中大多数人遭受虐待，而且几乎求助无门。因此，在制定全球移徙政策时，应优先考虑确保性别方面得到应有的认真关注。

关于非洲，我们许多移徙者生活在世界各地，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对各自国家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发展进程的贡献现在已变得重要。在其中许多国家，移徙者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开始上升。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有理由担心熟练人员与合格专业人员流失的问题。若有善意，应该不难找到办法，既不侵犯个人权利，又能兼顾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双方的利益，从而使移徙者能够在其各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谨借此机会，感谢国际移徙组织及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和全球移徙问题小组其他成员机构在这方面努力。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着手设计下一代全球发展目标，我们应该确信移徙对发展的重要意义得到应有

的肯定。换言之，正如秘书长非常正确地强调指出的那样，应该把移徙纳入全球发展新框架。因此，我们在大会刚才通过的宣言（第68/4号决议）中呼吁发扬这种集体责任，是正确的。

雷耶斯·罗德里格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加共同体）成员国发言。

我们欢迎根据第67/219号决议举行这第二次关于移民与发展的高级别对话。我们相信，本次会议的结果将为联合国有关国际移徙及其与发展关系问题的的工作提供指导。拉加共同体同意，将国际移徙问题纳入发展议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人类移徙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和影响，每个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适当而有系统地加以处理，同时利用各级相关实体和行为体所做的宝贵贡献。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今天所有国家，无论是原籍国、过境国，还是目的地国，都要共同努力找到办法，应对国际移徙构成的挑战。我们坚信，处理移徙与发展问题全面办法的最适当框架就是联合国、特别是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那个框架，因为它们最适合所有国家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协同而又对称地表达其观点和利益。

拉加共同体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移徙、发展与人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认为，促进移徙规范化，对于移徙者、其家属和目的地国三方面一并加以考虑的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应该成为讨论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拉加共同体坚持移徙是一项人权，承认移徙者是享有权利的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各国移徙政策应该以移徙者为中心。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直很难在多边层次正式持续地讨论国际移徙问题，因为各国现有政策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这是各国——无论是原籍国、过境国或目的地国——均可平等参与讨论的论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捍卫和肯定本次会议的意义。

拉加共同体肯定国际移徙组织所作的重要工作和提供的技术合作。它是各种讨论移徙问题的现有区域论坛最重要的支持者。我们也肯定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国家的努力及其对各地区有关该问题对话的支持。然而，这些努力还不够。应当审查它们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在有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对全球论坛的贡献方面。

国际移徙政策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做法。人类跨国流动影响到许多领域和政策设想。除其他因素外，我们应该考虑到移徙者及其家属的人权；国家的安全需要；以及打击虐待和贩运移徙者，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努力；以及移徙对高度敏感的社会问题，如卫生和对最弱势群体的关注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要解决造成国际移徙的结构性原因和调整国际经济政策，使之与发展模式相匹配。

拉加共同体成员承认帮助移徙者保持与其原籍国的联系，包括保持他们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的重要性。同样重要的是，要突出他们通过旅游、投资、家庭汇款和其他活动作出的贡献。然而，不能以此替代外国直接投资、官方发展援助、减免债务或其他公共发展政策，因为它们代表私人财务资源。因此，会员国应共同努力，找到一种对移徙者或国家无负面影响的方法。

移徙者对东道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我们重申，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工作和就业条件继续恶化，以及他们无法享有基本权利，而且这种情况因为目前的经济、金融和环境危机而变得更加严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和处理移徙者在到达目的地国之前遇到的复杂情况，以及他们人权越来越易遭践踏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确保移徙有序、安全及知情。

我们重申有效保护和促进移徙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性，不论其移徙身份为何。必须以全面、平衡的方式做好这项工作，同时

承认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作用与责任，避免可能加剧其脆弱性的做法。

现在需要采取具体行动保护移徙工人，首先是妇女，确保他们免受其面对的各种形式的剥削和暴力的侵犯，建立有效手段，确保尊重他们的尊严，提供公平的工作条件与生产性和体面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充分融入劳动市场。我们敦促所有国家确保促进、保护和充分宣传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权。

拉加共同体承认政府有权制定和执行政策，管制外来和国内人口移徙，但对各级政府采用条例或规定将移徙行为或移徙身份不正常者刑罪化表示遗憾。我们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停止拘留未犯下任何罪行的移徙者，无条件地尊重其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

很抱歉，我发言时间过长，多用了一分多种。各位可在大会堂内索取拉加共同体的发言稿，了解发言其余内容。

最后，我重申，拉加共同体随时准备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努力，有效地参与和促进有关移徙、特别是国际移徙问题的适当举措。我们将以认真和建设性的态度继续这样做。

穆沙拉夫·侯赛因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们高兴地看到，移徙和人口流动作为国家和全球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和使能因数已经得到更广泛的认可。我们赞赏秘书长在其题为“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报告（A/68/202）中，把移徙列为一个行动领域。

让我简要介绍孟加拉国的观点、当地现实和期望。我的详细发言稿正在分发。

孟加拉国人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人数远远不止850多万。他们大多数是移徙工人，尤其是在中东和亚洲。孟加拉国已经成为全球移徙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国家。过去三十年，我们不断尝试用各种方式管理移徙工作，促进移民福祉。为了提高透明度，增

强问责性，降低移徙成本和减少虐待移徙者现象，孟加拉国已经采用国与国政府间安排的做法。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用一种政府间劳工流动模型，招聘前往马来西亚的孟加拉国工人。因此已经大幅度降低移徙成本，减少虐待做法。

我谨提出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2030年及其后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移民如何才能确保在2015年后的世界中有一个稳定、安全、更健康和富有生产力的社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府和非政府、政府和企业、原籍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必须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让我提出几个问题，供高级别对话审议。

副主席恩瓦阿哈先生（博茨瓦纳）主持会议。

首先，必须把整个移徙及其所有发展层面问题纳入国家发展讨论和规划进程。在孟加拉国，我们已经制定2021远景，这是孟加拉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规划。

其次，移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一种个人生存问题。因此，出于对发展或人类安全的考虑，确保移徙的安全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

第三，在一个不确定、经常充满冲突的世界中，也必须解决保护身陷危机的移徙工人的问题。我们现在仍然采用临时安排解决这方面问题，如最近在利比亚。在这方面，我们珍视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的贡献。

第四，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仍然是移徙治理和确保移徙安全且有尊严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只有国家、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一致行动，移徙才能产生最佳结果和有益成果。

第五，在一切移徙治理倡议中，必须首先优先考虑移徙者的福祉。

现在，我谈谈科伦坡进程成员要强调的若干问题，供高级别对话考虑。

首先，事实已经证明，移徙对许多发展领域有积极影响。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不仅得益于贸易、资本和技术，而且得益于信息和思想。移民人才使许多目的地国、包括对目的地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和各种领域受益匪浅。我们有必要确保把移徙纳入国家和部门发展政策，以及减贫战略和国家适应行动计划。

其次，伙伴合作是解决移徙与发展问题的关键，而且最终也是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发挥这一潜力，需要开展合作，并在2015年后框架内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从而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加强政策的一致性。全球或区域伙伴关系需要解决一些方面问题，如技能的承认，技能与工作的匹配，促进培训和技能发展。各种区域协商进程，例如阿布扎比对话，可进一步深化这方面合作。

第三，我们必须确保全面保护移徙者。在立法、执法、分享信息和提高认识等方面，原籍国的行动需要得到目的地国行动的配合。需要进一步开放，允许人口跨越国界。

第四，本次高级别对话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找到方法，以提高移徙对原籍国、目的地国和移徙者本身的益处。必须维护移徙者的基本人权，充分实现移徙的益处。事实上，对移徙工人的尊严、权利、福利和福祉有影响的所有劳工移徙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必须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确保移徙安全、正常。还必须保持双边和区域性协商。

最后，我们珍视并高度赞赏国际移徙组织的继续支持与贡献。我们还认为，国际移徙组织过去的经验与专长有可能推动全球的移徙管理。非常重要的是，要侧重于一种为国际移徙组织的重要任务确定范畴的做法，在保持与联合国关系的框架内推进其工作。

自2006年起，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已成为一个各国政府讨论移徙方面的机遇与挑战的有益论坛。我们愿强调，高级别对话需在建立一个有效

的货币机制方面取得具体成果。我们必须把它作为我们对改善移徙者生活的贡献，使他们能够安全、有序和有尊严地移徙。我们充满期望地期待着接下来两天的事态发展。

**津苏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感谢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主席举行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我还真诚欢迎在本次对话中发言的各位知名人士。

我代表最不发达国家发言。

过去几年来，移徙现象的范围有所扩大，变得更加复杂，并产生更大影响，导致该问题范畴不断变化的因素包括：人口结构的转型、经济增长、经济和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恶化。我们认识到诸如局部贫困、失业、就业不足、社会经济前景黯淡、歧视、边缘化甚至遭到社会排挤等因素发挥的作用。

移徙者给接纳国和原籍国均带来重要裨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移徙工人对税收和社会保障方案的贡献多于其个人得到的社会服务款项。高技能工人的移徙即所谓的“人才流失”给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造成大量损失。这种损失可显著影响到基本服务的提供、税收以及某些国家的增长速度。移徙还有可能带来涨薪压力，造成原籍国通货膨胀。

在全球化背景下，移徙这个因素的重要性是最不发达国家不可低估的。全球化要求必须拆除各种壁垒，在这种势头下，世界在各国人民的融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打开边界仅限于开放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劳动力的融合继续带来影响这些工人的消极歧视方面的巨大挑战。

必须做出新的努力使货物和人员流动的体系和谐一致，从而纠正双重标准。提供服务具有巨大潜力。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方式4采取有效的市场自由化措施，以促进服务提供者的自由流动。这也可有助于减少欺诈和贩运人

口行为。应努力杜绝对移徙工人的剥削与歧视，公平地对待他们，为他们提供体面的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和享有保健服务，并承认他们的身份。

根据《移徙工人公约》，雇主必须支付外籍工人包括无技能工人的征募费。我们应结成一个大规模联盟，制定和适用接纳移徙者的初始可接受标准，并为其提供体面的生活环境。这将给这些人的福祉带来积极影响。

在最不发达国家成立的大型外国公司得益于向其原籍国转移利润的非常宽松的制度，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的移徙工人却不得不为转移资金支付高额费用。交易成本特别是从非洲和太平洋区域转移资金的成本极高，有时达到转移资金的12%。根据预测，2013年移徙者的资金流动将达到约4 140亿美元，2016年将达5 140亿美元。由此可想见花费在交易成本上的金额之高。我们必须为移民转移资金提供便利，因为这将给原籍国带来严重后果。各国政府和私营服务提供者要为此共同努力。目的地国应不加限制地允许移徙者向原籍国转移资金。目标是在五年之内把平均费用从10%减至5%。我们必须再次明确这一目标。

移徙者转移的资金的使用问题也值得特别关注。必须确保将这些资金用于生产性活动和发展。目的地国应建立有利于此的经济活动框架。原籍国也应这样做。这样，居住在外国的侨民就可以提供信息并与目的地国一道努力，把汇款者和收款者纳入银行系统，从而提高他们的储蓄和投资能力。

在5月9日至13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期间，最不发达国家举行了会议，签署了一项关于成立一个机构以监测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移徙者汇款并在此框架内实行方案试点的谅解备忘录。这个试点方案意在收集、分析和传播四个试点国移徙者资金转移方面的数据。我们已开展了研究，并得以界定这个监测机构的轮廓。重要的是，要继续为这项举措提供其发展伙



伴所要求的使其成形的必要协助。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感谢土耳其政府为启动这个监测机构提供慷慨捐款。

居住在外国侨民网络也是在目的地国和原籍国之间双向传递知识、信息以及专长的渠道。居住在外国研究人员、科学专家以及技术专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多个国家实现的经济奇迹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现象把移徙导致的人才外流转变为人才回流。鉴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大量合格人员居住在其他国家，重要的是要与目的地国搭建协定框架，使居住在外国侨民能够通过商业和投资等方式，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我们感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最近一次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会议上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应从人文和人道主义角度来考虑移徙问题，以期改善千百万移徙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全球伙伴关系最有条件推进实现这个目标的联合措施。应把这个问题纳入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推动一个无边界世界的演进，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将能够从流动性中充分受益并应对持续的挑战。应制定各类目标，降低移徙的成本，包括征募、签证和护照、居住许可、医疗保险、儿童教育、汇款以及整合最不发达国家促进发展的生产能力等方面的成本。因此，国际、区域以及次区域各级真正的协调十分必要。

罗莫达诺夫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俄罗斯联邦在最受移徙者欢迎的目的地国家中排名第二，主要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导致的一些后果所致。约有1100万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在俄罗斯临时或持续停留。俄罗斯的总体行动方案是由其移徙政策所决定的。其主要优先事项是保护俄罗斯人和居住在俄罗斯的外籍人员的权利与自由。

我国的移徙立法不断改进。我们制定并不断更新吸引合格专家的移徙机制，为其提供大量优惠和特权，包括税收优惠。我们针对合格程度较低移

徙者的具体法律文件，并且尤其侧重于制定帮助移徙者适应和融入的方案。我们充分履行我们在国际保护和消除无国籍现象方面的人道主义义务。负责重新接纳的机构也已设立并开始运转。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和许多其它措施，过去三年来合法工作的外籍人员人数翻了一番，导致非法移徙大幅减少。

俄罗斯找到了一个取代行政拘留非法移徙者的办法。秘书长谈到了这一点。新的信息技术使我们可全面了解那些超出其准许停留期限的外籍人士的名字。我国继续努力，通过管理非法移民流动来加强问责。在此背景下，不道德的雇主负有首要责任。

我可以肯定地说，非法移民是目的地国社会中最脆弱和最无助的成员。许多非法移民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尽管已采取一些步骤，包括人道主义措施，但是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才能把非法移民的问题降至最低。我认为，处理该问题应引起目的地国和来源国的共同关注。

最后，我愿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当今的移民挑战。侧重于区域具体情况的持续对话是必要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之间正在继续开展这种合作。从2007年起，作为独联体成员国移民局负责人委员会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联邦一直在与我们的同事一道积极努力。这个平台鲜明地证明了它作为一个有效合作机制所取得的成功。事实上，俄罗斯联邦正在与其伙伴一道结成一个劳工联盟；已经成功落实个别组成部分，作为关税同盟和欧亚持续一体化的一部分。高级别对话主席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以独联体成员国的名义分发的联合声明详细描述了独联体取得的成果——我向大会推荐该声明。

俄罗斯在继续积极参加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的工作。我们正在加强与多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我们坚信，对话应始终以人为本。对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无条件尊重载于《世界人权宣言》之中，并是俄罗斯政策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我们欢迎全球论坛和对话未来的工作，认为它们是就移徙

问题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也感谢组织者的努力。

**Iivula-Ithana女士**（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和其他人一道，感谢主席组织召开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全球流动性增加、移徙模式日益复杂，以及此种流动对发展的影响，都对国际移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发挥了作用。

本次高级别活动的主题是“查明在各级加强协调与合作的具体措施，以使国际移徙对移徙者和国家都带来更多的好处，并加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重要联系，同时减少移徙的不利影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反思审查当前政策选项的措施，并找到办法坚定我们解决移民困境的决心。纳米比亚高度重视这一对话，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集体总结我们自2006年最近一次高级别对话以来所取得成果的机会。然而，挑战依然存在，我们应再次下决心处理这些挑战。这次活动还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所有利益攸关方朝着新的全球议程的方向努力，找到有助于宣传移民推动发展作用的措施，并使移徙成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我们会员国商定把移徙纳入我们发展战略的主流。我们还强调保护移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使其免遭可能的暴力与虐待。

纳米比亚在更新有关移徙的法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在保护所有移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我们展开了调整我们移徙政策的进程，特别侧重于移徙与发展、提供便利以及实行管制等移徙管理方面关键领域。我们还创设了移徙管理部际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关键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负责制订政策。这些措施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应对与移徙和发展问题相关的挑战的平台。我们之所以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是由于我们认识到，移徙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具有扭转经济状况的潜力。输

出国、过境国以及接收国都已认识到这一事实，因此，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至关重要。

国际移徙也是一个全球现象，其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复杂，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时集国际移徙者目的地国、原籍国和过境国于一身。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人口、政治和社会条件的推动下，新的移民流动对传统移徙模式形成补充。由于移徙对发展作出的贡献，它对各个国家来说已成为紧迫的政策要务。

纳米比亚重申，为确保平等、安全以及人的尊严，会员国推行的劳动力移徙政策应当包括防止虐待行为和促进移徙者享有体面就业的措施。此类政策、立法和方案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和儿童移民常常处于非正常环境和不受管制的经济部门中，或者成为贩运者或走私者的受害人，因而会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和虐待。我们必须制订措施来打击这些罪恶现象，同时为合法移徙者的流动提供便利。

劳工的原籍国和他们的务工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通过保护和促进他们的权利来减轻他们身上的负担。可以通过加强对国际劳动力移徙的监督和管制以及开展国际合作，以便促进移徙者的权利和防止恶劣条件来实现这一目标。有关国家从移徙中获得发展裨益与保护移徙工人权利二者密不可分。此类发展裨益不仅对原籍国是重要的，对移徙工人务工的目的地国来说也是重要的。

国际移徙仍将是联合国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们正在探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以及订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应确保把国际移徙问题纳入它们的主流。此外，尽管我们承认移徙者在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国民利用合法的移徙渠道，以便尽量减少他们被剥削和贩运的风险。

**布格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赞同斐济代表以77国集团加中国名义所作的发言。

本次有关移徙及其与发展之间联系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机会，以便深化在2006年开始的对话，并且研究新的发展趋势。有鉴于目前正在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进行磋商，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2009-2011年世界移徙报告》表明，移徙不光是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流动现象，也是南方与南方之间的流动，而且，随着新的移徙动态的出现，这一现象又将影响北方国家。

人们公认，移徙工人为雇用他们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短缺。同样，移徙者的汇款可帮助提高他们家人的生活标准，由此为消除贫困作出贡献。但是，高技能工人的移徙，或者说“人才外流”现象对许多南方国家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有选择性的移徙政策使这一现象愈发严重。此外，非洲国家面临冲突和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和沙漠化对移徙造成的其它形式制约。

作为一个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阿尔及利亚在2006年主办了非洲移徙与发展问题地区会议。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在跨国移徙问题上本着诚意开展工作。人员的自由流动应成为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因为正是通过流动，使人类得以丰富的各自历史、文化和文明的普遍但又独特的性质才得到了肯定。

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加强，它不能容许我们这个地区存在一道鸿沟，把繁荣的地中海北岸与贫穷的南岸分隔开来。必须采用可信的替代办法，以便结束有选择性的移徙政策，特别是主张绝对安全的政策，其局限性现在已显而易见。在这方面，亟需采取适当措施应对非法移民的流动——阿尔及利亚境内有许多此类移民——也就是通过共同努力，创造实现共同繁荣的条件。

阿尔及利亚呼吁把保护海外移民社区的权利作为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呼吁保护移民免受歧视和免遭种族主义和排外行径。还必须努力制止恐伊斯

兰症以及把伊斯兰教作为工具并且扭曲其普世价值观和宽容的极端主义。

移徙现象涉及多个领域，而且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利益互有差异，因此，我们应当制订管理移徙问题的全球战略。执行各项国际文书，特别是《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能够显著加强这些工作。

有组织的、协调的移徙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协同合作，以便在围绕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的长期战略框架中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蒙德兰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和先前的发言者一道，对大会主席辛勤领导第二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表示我们的真诚感谢，在我们努力建立机制，以便管理全球范围移徙的时候，对话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活动。

莫桑比克是一个移民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移徙者的来源国、过境国和接收国，我们致力于加强各个层面的合作，以确保在考虑现有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同时，平衡地管理移徙者的流动。莫桑比克是移徙工人的来源国，其公民在不同国家工作，他们正在这些国家为增长与发展作贡献，对他们自己家庭和原籍国来说，他们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第一次高级别对话承认，移徙是人类本质固有的社会现象，其动力是具有文化、政治、经济与环境特点的各种因素。

莫桑比克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这个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成员，该共同体的发展历史受人员在各个成员国之间流动的影响，其主要推动力是社会、安全和经济原因。因此，南共体会员国地理位置毗连，具有历史、社会文化和语言方面的纽带，并且相互依存、互为补充，这些都凸显出，移徙是促进我们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动力。在这方面，我们处理移徙问题的办法旨在通过

增强政策和战略的协调一致性，以便更好地管理移民，使之为我们各国发展作出贡献，由此巩固和加强《南共体条约》所载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支柱。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有关劳动力移民问题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其主要基础是《南共体条约》及其《关于劳工的议定书》和《关于便利人员流动的议定书》。这些区域框架考虑到《非洲关于移民与发展问题的共同立场》，这份文件创造了必要的支持性环境，以便把移民问题纳入国家、区域和大陆的发展议程中，并在其中予以实施。

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是作为第一次联合国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的后续机制而设立的，它被视作一个促进简化有关劳动力移民管理政策和战略讨论的宝贵平台，也是进一步协调各国立场的途径。在这方面，要强调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应当认识到，无论国际移民在发展中发挥什么作用，作出什么贡献，但由于我们这个越来越全球化世界的动态，它也带来复杂的挑战。

我们最为关注的挑战涉及需要建立更好的保护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权利的机制，包括汇款、保健以及工作场所安全等。同样，对移民问题的管理还引发对必须确保发展与国家、次区域、区域以及全球安全之间必要平衡的关切，这是因为，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破坏稳定活动正在变本加厉地破坏国家边界和安全架构。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继续竭尽全力加强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合作，以便促进合法、安全和有序的移民。

**米切尔先生（巴哈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对今天上午读到有关移民者死亡的新闻，巴哈马联邦深感悲痛。这愈发体现出我们今天举行的高级别对话的重要性。

上周六，巴哈马总理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A/68/PV.19），把移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个问题对巴哈马来说是一个首要的、核心的问题。如

果得不到妥善管理，这个问题有可能破坏我们力求创造的一切，也就是成为全世界最佳的小国。尽管所有相关国家政府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我们为多个非法移民来源国所环绕：我们的南面是海地，我们的西边是古巴。这些移民的目的地国是美国。

因此，巴哈马经常发现自己身陷漩涡，虽说漩涡并非自己制造，但我们却常常不得不容忍和承受它的后果，而且我们往往是一些势力和政策的目标，它们影响着我们，但我们却无力控制它们。本次高级别对话是受欢迎的又一个机会，以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面临非法移民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这次对话之所以对我们重要，首先在于，它是阻止无证非法移民前往巴哈马的一种手段。我们同周边所有国家的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然而，各国政府有时遭到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势力——犯罪分子、违背常识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以及经济萧条时的无奈之举——的伤害。不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具有制止非法移民的意愿，我们就能如愿以偿。只要确保在打击贩运和走私方面开展合作；确保我们拒绝意识形态和接受常识；并且确保我们共同努力解决我们各国和区域的经济问题，那末，我们就能够制止非法移民。

巴哈马赞同以加勒比共同体区域名义在联合国这里发表的一项声明所载的观点，所涉及的都是重要问题。它们必定充实任何旨在制订2015年后议程——包括拟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目的和指标——的任何努力：第一，解决移民的根源，这样，移民就是自愿为之，而非迫不得已之举；第二，打击贩运和/或走私移民的行为；第三，保护移民，以使其免受侵犯人权、种族主义、民族优越感和仇外心理等的伤害；第四，改进有关包括强迫移民在内的国际移民的数据，特别是分类数据；第五，为汇款的流通和使用提供便利，以支持发展；以及最后，加强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关于本议题的筹备工作表明，除非采纳上述必要条件，否则，无法达成任何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我们致力于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移民组织、区域和全世界一道努力，帮助解决这类移民问题。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身份，有赖于它。

巴哈马还要提议本次高级别对话的一个最终成果，即，建立一个关于移民与发展问题的永久论坛。最后，本次对话应当确保巴哈马不会成为移民的受害者，而是有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受益者。

**Batshu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对本次高级别对话的召开表示欢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博茨瓦纳面临许多相互竞争的需求、优先事项和发展挑战，因而，非常重视移民问题。

移民是一个所有国家和地区常见的复杂现象，不管它们是原籍国、过境国还是最终目的地国，概无例外。我们发现，处于这个问题核心的还是人，是出于不同原因移民的人。自从1990年通过《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1994年通过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以来，移民问题及其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一直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我们认识到，自人发会议《行动纲领》通过以来，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尽管取得诸多成就，但博茨瓦纳认为，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便为国际移民和发展的各项挑战提供全面的解决办法和对策。我们认为，本次高级别对话是扩大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辩论和协商范围的及时和有用的论坛。这次对话召开也是恰逢其时，因为国际社会正在跨越千年发展目标，向2015年后发展议程挺进。

博茨瓦纳有着丰富的移民历史。在独立前，我们人民主要为了寻找工作而跨越国际边界，特别是前往邻国。移民工人挣来的收入主要用来支持他们在国内的直系亲属和大家庭，当时我国被划入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列。在独立后时期，博茨瓦纳目睹持续的向外移民，以及进入我国的移民人数的巨增。然而，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人口趋势和动态的

变化。由于受到连续几十年的积极经济指数的吸引，如今博茨瓦纳已成为移民的净接受国。

博茨瓦纳继续受益于有监管的出和入两类移民。许多进入我国的移民工人，在教育、健康和工程等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提供了高度专业化的服务。相反，我国继续处理高度熟练工人移民外国——“人才外流”——以及非正规移民的挑战，这对提供基本服务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我们认识到，国际移民可以成为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发展中的一个积极力量，但我们也谨记，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在管理国际移民方面继续面临挑战。博茨瓦纳认为，需要采取平衡的做法，想方设法使移民的惠益最大化，而使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程度。为此目的，我们仍然愿意并致力于学习其他国家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我也谨强调，处理国际移民问题，不应仅从经济角度出发而应借助充分整合人权和两性平等观点的更加综合性的做法。

随着人类流动性的继续增加，我们赞同关于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管理国际移民的观点。因此，博茨瓦纳认识到，在移民问题上，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举足轻重。在这方面，我们继续在不同领域中同国际移民组织等伙伴密切合作，包括对移民和执法官员进行边界管理和程序方面的培训。

最后，鉴于目前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我们注意到，人们强调移民的作用及其对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强调把人口动态纳入未来发展框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本次高级别对话的成果，将对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作出重要贡献。

最后，我谨重申，博茨瓦纳致力于支持国际社会努力确保全球一级继续优先关注国际移民问题。

**阿巴·摩洛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感谢大会主席召开本次重要会议。鉴于目前关于2015年

后发展议程的全球对话以及移徙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力，召开本次会议的时机是恰当的。

尼日利亚赞同斐济国防、国家安全及移民部长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尼日利亚认为，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全球社会处理移民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所面临的多方面的挑战。毫无疑问，移徙是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发展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联合国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报告对此作了详细阐述，明确地把消除贫困与发展置于人权范围内。

尼日利亚强调，必须通过一个全面的框架实现移徙管理的一致性，确保以协调一致和全面的方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尼日利亚制定了一项全国移徙政策，正在等待联邦执行理事会的批准。此外，国民议会正在审议一项关于设立侨民委员会的法案。同样，尼日利亚强调，国家当局必须制定移徙数据的管理战略，因为正是在证据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才能规划出更加适应新趋势和背景问题的移徙方案。在这方面，尼日利亚为移徙数据管理的共同模板制定了一项战略，已获得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利益攸关者的验证。因此，尼日利亚强调，必须为关于移徙问题的频繁对话建立更多的政府间平台，以作为提高对有效管理的移徙制度的好处及其发展潜力的全球认识的战略。

我国政府开展了一个由国家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定期的全国移徙问题对话中不断接触的进程，目的在于为安全、可预计和常态化的移徙创造必要的条件。

移徙是人类历史和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证明是开发人力资本方面的一个重塑社会的工具。移徙在保健、教育和技术进步等领域中为移民家庭提供社会福利。因此，提倡安全和常态化的移徙，应当是本次对话在创造更灵活的资源交流渠道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侧重点。

2012年，尼日利亚通过银行部门接受的汇款数排名第五。如果计入非正式汇款，这个数额将会更大。这个数额在2012年达到205亿美元，仅次于出口这一外汇流入的来源，占我们国内总产值的8.1%。尼日利亚面临的挑战是设计和建立各种机制，鼓励汇款人把其中一些资金用于投资，这将有利于未获满足发展需求的某些关键领域。因此，尼日利亚呼吁在这方面建立一个全球伙伴关系。

值得全球社会立即关注的一个重要关切，就是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对移徙的影响。在尼日利亚和大萨赫勒地区，近期的洪水和干旱事件已导致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增加和巨大经济损失。因此，我们认为，关于移徙问题的任何讨论，必须考虑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和碳足迹的其他方面，同时认识到严重的气候变化将增加境内和境外的移徙，从而对各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全世界有过无数不顾移民人权驱逐他们的案例。尼日利亚政府强调，应当人道对待移民，不管他们的移民身份如何，并应当尊重他们的尊严。我们谴责针对移民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的行为、表现和言论，以及针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包括基于宗教或信仰的刻板印象。在这方面，尼日利亚建议，尽管必须以全面方法处理移民走私和人口贩运，但也必须通过颁布国家立法以及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强执法力度，减少有罪不罚现象。

我国努力向未来的移民提供足够的信息并鼓励安全和常态化移徙，政府把建立移民资源中心作为优先事项。尼日利亚也向由西班牙政府支助、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合作执行的“安全移徙护照”项目提供支持。鉴于大量尼日利亚人遭到驱逐，移徙问题正在获得政府的优先关注。因此，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实现“协助自愿返回和重返社会方案”的机构化，以便更好地向归国移民、人道入境者和难民提供安置服务。我们也正在努力改善服务机会，满足特殊的安置需求，并增进归国移民的技能和信心。

最后，尼日利亚谨指出，移徙是一个自然现象，如果加以适当管理，具有推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实现突飞猛进发展的雄厚潜力。尼日利亚确认，移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消除贫困的工具。因此，我们支持有关把它列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要求。

**松科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冈比亚共和国认为，移徙这一现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影响。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超越任何国家的边界，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不是原籍国，就是过境国或目的地国。因此，冈比亚认识到国际移徙在实现我国发展目标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冈比亚接纳了来自次区域内外各国的许多国民。这些移民作为催化剂，促进了许多领域的发展。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这个现象，就可以得出结论，移徙对于其原籍国总体经济状况不如接受国的移民而言是有益的。在冈比亚，20至30岁之间的非技术性和高技术移民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成为吸引进一步投资的基础。

冈比亚进一步认识到，移徙问题并非没有挑战。首先是非正规移徙的现状，常常涉及我们的年轻男女冒着生命危险，乘坐破旧的船只在公海航行，以及长途跋涉穿越沙漠。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大胆冒险是致命的。

同时，先进的工业化经济体对移徙实行各种限制，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新的趋势。在我们大家努力促进自由贸易和人员自由通行之际，多数发达国家却继续对人员通行实行限制。

冈比亚赞同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即我们区域和大陆失去了发展所需的基本技能，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不足以应对我们的发展挑战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我们的专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大批出走，本大陆许多地区，即便不是所有地区，都因合格人力资源的短缺而受到影响。

每年都有数千名非洲专业人员，包括医生、护士、会计、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离开我国。尽管这些流动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一些有限的有益影响，但这种“人才流失”却阻碍可持续发展。我们确认移徙是推动发展的因素，但我们不可忽视移徙的负面影响以及人才流失问题。熟练工人的移徙，加上合格医疗保健人员、工程师和其他人才的缺乏，凸显我们实现卫生、教育和农业部门千年发展目标所面临的障碍之一。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许多富国未能培养其自己的人力资源，而宁愿在国际层面招募工作人员。这一倾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它们投入大量资源培训的国民，结果却被富国聘用。因此，此类技能人才的移徙产生了逆发展悖论。此外，因此而出现的人才流失迫使我们许多方面为利用外国专门知识而动辄花费巨大资源，继而加重发展中经济体的依赖性。

冈比亚确认，国家走向繁荣的关键掌握在青年一代手中。青年是国家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他们通过收益颇丰的就业有效地施展才华，那末，他们就会借助长期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生气勃勃地驱动减少贫穷的努力。

冈比亚与其他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发展伙伴、尤其是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协作，共同处理非法移徙问题。此外，移徙和发展已被纳入我国发展议程的主流。冈比亚有一项协调一致的减贫战略，植根于作为国家发展蓝图的2012-2015年加速增长和就业方案。

冈比亚政府的另一项政策举措是优先就业方案，其总体目的是为创造就业机会营造有利环境，以培育拥有技能、多才多艺、富有活力和工作效率高的劳动力。目标是在经济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为工薪阶层和自谋职业者提供机会。2011年，一些青年从该方案的移动电话修理试验阶段培训毕业。哈吉·叶海亚·贾梅总统阁下启动的绿色产业项目力求为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大西洋或穿越沙漠到

发达国家寻求更绿牧场的冈比亚青年创造就业机会。1996年启动的国家青年服务计划也旨在为青年提供就业技能。该计划强调自力更生，并力求抑制非法移徙。该计划迄今已在汽车机械、木工和裁缝等近22个职业领域培训数千名冈比亚人。国家企业发展倡议负责增强冈比亚青年权能，做法是提供创业培训，为在非正规部门经营商业提供贷款和商业咨询，以确保投资可持续性。

冈比亚承认，汇款是移徙给发展带来的影响之一。尽管个人和家庭对这种影响感受最深，但社区和国家也感受到这种影响。因此，尽管汇款是私人所挣的钱，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财政作用。冈比亚政府肯定冈比亚侨民为我国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

最后，大家可以看到，冈比亚认识到，移徙通过促进发展可以带来巨大好处，但这一现象也对发展构成巨大挑战。因此，为利用移徙和发展的潜在惠益，冈比亚启动了一些发展项目。事实证明，这些项目一方面有助于遏止非法移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青年的技能，并增加促进我国和人民发展的选项。

比尔斯特罗姆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瑞典赞同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名义所作的发言。

自2006年第一次高级别对话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进展。我们一直力求就移徙对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达成共识。移民和侨民显然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关键行为体。他们不仅向家庭和社区汇款，而且通过投资和贸易把各国连接起来。他们的技能和想法丰富了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如何扩大穷人和弱势者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断移动的数百万人正在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事实上，他们是这一进程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移动带来繁荣。

不过，作出甚至更大贡献的潜力是巨大的。更合适的政府政策和合作可以促成这一变化。因此，

我认为，在本次对话期间，我们应注重在几个关键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

第一，作为主要成果之一，我希望听到有人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作出坚定承诺，致力于发挥移徙在2015年后议程中的作用。新发展议程必需确认移徙是一种有助于实现相关发展目标的力量。我们必需为此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国家规划委员会、双边发展合作机构和多边发展机构把移徙纳入其发展分析、规划和监测努力。

第二，各国政府、雇主和民间社会应当作出更有力和更有系统的努力，以增强移民权能。如果尊重移民的基本权利，并保护移民，使之免遭剥削、歧视和虐待的危害，移民就会实现更多的发展。我们必需使移民能够和方便行使权利，并确保有效执行现有人权框架。

第三，各国政府应当协助移民，以使他们能够利用其技能和资历的实际水平为外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价值。如果我们要取得更大的积极发展成果，各国政府就应当更密切地合作，肯定和表彰技能。我们必需作出承诺，以减少移动的迁移成本以及招聘成本和风险。我们还应当同雇主合作，改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匹配情况，使移民顺应相关国家劳动力市场需要。

第四，在我们邀请移民前来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时，我们必需确保他们有融入的手段。我们应当更好地帮助广大公众了解移民的积极贡献。如果我们希望定居移民和侨民为他们的原籍国带回更多东西，我们作为政府就必需协助他们参与，并提供适当工具和框架。

第五，为保障移民及其家庭的福祉以及提高技能的可携性，我们还必需为已挣得的养恤金权益的可携性提供便利。

在这五个领域，我们必需而且能够取得具体进展。那些已经制订到位扶持性的法律框架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政府可能为移动以及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



积极发展成果提供便利。因此，移徙如果得到妥善管理，可以带来互惠。

在国家层面，措施肯定是重要的。我仅举一个例子。瑞典的一项改革向来自欧洲联盟以外的人开放瑞典劳动力市场。这项改革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誉为一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启动的最自由宽松改革之一。我们还正在拟订关于增进循环移徙的提议，以促进共同发展得益。

国家行动可以推动区域和全球合作。瑞典积极参加移徙与发展全球论坛并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作为该论坛现任主席，我们正在前任主席任职期间所取得经验和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事实上，在第一次高级别对话之后设立该全球论坛是该次对话最具体的结果。我完全支持秘书长的说法，即，这一论坛现已变得不可或缺。如今，这一论坛是各国以开诚布公和建立信任的方式交流经验和良好做法的唯一全球平台。

在这方面，我要肯定秘书长特别代表萨瑟兰先生所做的重大贡献。我借此机会呼吁秘书长通过其特别代表继续努力为关于移徙的国际合作确定优先事项，激发全球辩论，并着手就移徙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位置进行更广泛的分析和提出更广泛的建议。瑞典随时准备为这种举措作出积极贡献。我还要呼吁可持续发展问题开放工作组共同主席将移徙问题列为工作组讨论内容。

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以及作为主要移徙机构的国际移徙组织，都应毅然将移徙和发展列入其议程。不仅在纽约和日内瓦，而且在外地，都应当鼓励加强全球移徙问题小组内的协调和合作。

最后，我们各国政府可以同所有利益攸关方一道向前迈出大步，以进一步增进移民对发展的潜在贡献。这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让我们结成伙伴，共同前进。

海尔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们向今天在意大利沿岸地中海水域丧生的移

民的家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和同情。这一令人痛苦的悲剧应当迫使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的关于国际移徙和发展问题的讨论框架内更加关注这一问题。

我谨代表我国赞同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名义和以非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苏丹代表团赞赏这次国际移徙以及将国际移徙作为一个目标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问题高级别对话所提供的机会。我们了解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移徙给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本次会议也为我们从多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提供机会。

在这方面，根据人权领域国际协议的各项原则，移民在目的地国的人权问题应与移民在这些国家为实现发展所作的努力和奉献一样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对于将产生成果文件的本次会议和其他会议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眼看着本国工人、最优秀人才逃往海外的国家给予赔偿的问题。应当按照这些国家在这些工人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方面所投入的资源对这些国家赔偿。赔偿应当采取援助形式，以弥补地方不足，并保障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都有一代接一代的合格专业工人可用。

根据国际社会旨在规范安全移徙、特别是国际移徙的努力，苏丹已通过一部防止非法贩运人口的法律。苏丹遵守禁止利用移民从事不道德工作以及损害和虐待移民的《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的历史，不论是最近还是久远的历史，都显示，我们一贯欢迎移民。由于有关方面对苏丹实施不公正的单方面制裁，而且未根据这方面达成的全面协议取消我们的债务，我们正面临极为困难的经济形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欢迎移民。

苏丹政府力求帮助在海外工作的苏丹公民。我们建立了一些机构，以帮助他们，并研究移徙问题

及其影响。我们还设立了援助移民的全国委员会。所有这些机构都在苏丹部长会议直接领导下工作。

在不同的层次上，苏丹既是一个派出工人和移民的国家，也是一个接收工人和移民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过境国。因此，我们在移徙问题领域拥有大量经验。我们对本次会议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应当考虑到一切形式的国际移徙及其在国家 and 国际层面的影响。

苏丹随时准备同所有相关行为体继续合作，以拟订2015年后时期的发展目标。

德巴罗斯·维加·塔瓦雷斯先生（安哥拉）（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我谨代表安哥拉共和国行政部门对邀请我们参加这次重大活动表示高兴和感谢。正在讨论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对联合国多数会员国来说，移徙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政治优先事项。

众所周知，移徙可追溯到史前时代，其主要动力来自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世界，不断壮大的移徙运动主要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造成，而在许多情况下，则由武装冲突造成。若干年来，安哥拉共和国呈现出民众纷纷移居国外的特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使国家陷于混乱的内战以及当时盛行的不利经济氛围。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安哥拉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全球各地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由于2002年实现了和平，安哥拉目前政治和社会稳定，从而使经济得以大幅增长。其结果是安哥拉侨民从侨居地返回，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南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移民大量涌入。我们认为，移民流入安哥拉对我国的发展有益，在现阶段的国家重建中尤其如此。

安哥拉政府认识到，国际移徙是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安哥拉的非法移民是个令我国感到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它的经济、人口、社会、文

化和安全后果，从而使非法移民成为安哥拉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关切问题。

因此，为了加强移民的地位，安哥拉共和国目前正在改革其移民政策、一项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书。改革后的政策，除其他外，将确定移民应遵守的机制，目的是让他们在安哥拉合法定居，找到让他们融入社会和参加我国正在进行的国家重建进程的适当条件。这样一来，他们便可挣得收入，使他们能够在这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

安哥拉一直在采取政治、外交、司法、立法和行政措施，以促进和确保建立一种健全与平稳的移民制度，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保护移民——特别是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最弱势群体——的人权。在已经采取的各种措施中，我们要突出强调为非法移民建造临时住宅中心，开放边境检查站和过境点，为边境居民签发——例如通行证等——身份证件以及加强与各国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双边合作。

然而，与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合作打击非法移民和促进正规移徙是会员国的责任。有必要在最高层次制定和通过管理移民流动的国际战略。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通过签订移徙问题双边和多边协议来建立原籍国和/或过境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这方面，安哥拉共和国已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范围内，与一些国家——重点是邻国——签署了关于移徙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此外，安哥拉一直积极参加由非洲联盟、国际移徙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移徙观察站促进的区域和国际移徙管理问题会议。

最后，我们要呼吁联合国通过其专门机构支持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制定旨在有效地管理移民流动的政策。同样，我们认为，在这一论坛上确定战略是合适的，以使会员国能够进一步交流经验和其他规

定，这样，移徙者就不再被视为东道国社会经济政策和文化权利的有害因素。

马赫马达米诺夫先生(塔吉克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我们感谢组织今天的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

我们赞同斐济代表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68/PV.25)。

众所周知，自第一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以来，加强这方面合作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迄今为止，保护所有移徙者权利的最有效机制尚未充分用到位，对移徙进程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认识也滞后。我们希望第二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将为建设性地讨论和评估国际移徙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供宽广和高效的平台，并希望它也将确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优先事项。我们认为，我们的努力应侧重于寻求如何在国际移徙和保护移徙工人权利问题上加强合作和伙伴关系。

塔吉克斯坦政府认识到移徙问题的重要性，一直在实施关于移徙进程立法监管的措施。自2000年以来，我国一直在实施旨在监管劳工移徙的各种连贯一致和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并制订了移徙管理机构的结构。2001年，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劳工移徙国外的概念被采纳。根据这一概念，劳工移徙被视为国家就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2010年，为制订和实施切实有效的劳工移徙政策，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制订了2010年至2015年劳工移徙国外的国家战略。

目前，塔吉克斯坦正在实施一项移徙劳工职业培训方案。如今，这类方案的数量已从18个增至71个，其网络覆盖全国。在这一框架内，移徙者接受的培训涉及最抢手的48个职业和行业。

我要谈谈移徙者的社会保护问题。移徙工人委员会在其2012年4月17日至18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六届会议上审议了塔吉克斯坦关于《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报

告。该报告述及了在移徙者家庭的社会保护领域所做的工作。至于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移徙者在目的地国的社会保护，几乎所有塔吉克斯坦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双边协议都有关于确保其权利和社会保护的規定。

我愿借此机会扼要谈谈国际移徙的不利一面：贩运人口活动。作为侵犯人权和自由的最恶劣形式之一，贩运人口活动已成为最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我们认为应更多关注旨在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和帮助其重返社会的战略。制定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塔吉克斯坦正在逐步实施一项2011-2013年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综合方案。

最后，我要指出，我国代表团支持大会本次高级别对话通过的《宣言》(第68/4号决议)。同时，我愿强调指出，要成功执行该宣言在许多方面取决于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是否都采取务实、商定和协调的措施和步骤。

迪马皮利斯-巴尔多兹女士(菲律宾)(以英语发言)：菲律宾作为一个主要的劳工来源国，率先制定了管理临时合同移徙的制度。这一制度已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一种模式，其基础是强有力的法律和社会框架。众所周知，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政策，无论移徙者什么身份，他们的权利都受政策保护，而且政策涵盖移徙周期的所有阶段。这项制度业已成为菲律宾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

尽管这一模式久经考验，但管理逾1000万菲律宾侨民的移徙继续带来许多发展挑战，原因是他们生活和工作在200多个国家，每年的侨汇数额达220亿美元。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总统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和人人拥有体面工作的发展目标，其中，侨汇用来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工作移徙被视为一种真实的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

在本次高级别对话中，菲律宾支持关于移徙者及其家庭成员体面工作的移徙和发展议程，其立足点是透明、负责、究责和互利互惠等共同原则。

我们支持每五年举行一次对话，以评估其进展情况和做出总结，同时审议除其他外的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阿布扎比对话和科伦坡进程等对话进程的成果。

菲律宾支持含有下列目标并可通过国家、双边和多边安排实现的2015年后移徙和发展议程。应尊重普遍公认的移徙者及其家人的权利，并应促进合法、合乎道义和有序的移徙。必须处理性别层面对移徙对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家政工作者的影响。需要切实有效地诉诸快捷和公平的申诉机制和司法补救措施。应相互承认技能和专业，招聘机构须接受监管和监督。移徙者应获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权利应当可转移。“重返家园”方案对于切实有效地重返社会是必要的。必须使汇款更快捷、更安全和更便宜。必须为回返的贫困移徙者和被贩运者提供援助，也必须采取国际行动打击贩运和贩卖人口活动。联合国必须牵头采取多边行动，以使陷于危难中的移徙者迅速和安全地返回。

在会员国的支持下，2015年后议程可通过共同商定的一套全球移徙和发展指标来衡量，以确定良好做法和移徙者及其家人体面工作的基准。有了所有会员国以及社会伙伴和民间社会组织对2015年后议程及其全球移徙和发展良好做法指标的支持和承诺，该议程必将有助于加强全球所有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础。

埃尔雅齐利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代表突尼斯对意大利兰佩杜萨附近今天上午发生的事件深表同情和悲痛。这类事件经年累月天天发生，数以千计的人在非洲和欧洲之间失踪。突尼斯革命期间有不到300人殉难，那场革命是要求自由，谋求建立一个新国家，但成百上千突尼斯人却在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水域失踪。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是非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国的全球性责任。

移徙是各国相互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媒介。因此，支持移徙者对原籍国、目的地国和过境国发展的贡献及其在实现文化外联方面发挥卓有成效作用的能力，离不开促进尊重其权利和愿望的政策。此外，合理管理国际移徙流动以及通过原籍国、目的地国和过境国的发展建立关系，要求继续在国际层面就所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以消除需要联合解决方案的移徙构成的挑战。

随着时间推移，移民流动增加，有时可带来一国无法独自应对的危机和挑战，其原因是人们渴望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加快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经济 and 环境的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听取他人的意见，举行对话和开展合作，同时无论移徙者的法律身份如何都维护其尊严和基本权利，籍此共同找到恰当和迅速应对这些挑战和危机的办法。

这种做法以对话、合作和人权的核心地位为基础，使突尼斯能够应对和化解曾经遇到的最极端的移徙危机之一：继利比亚前政权2011年春季垮台后，该国有120万各族难民涌入我国。要不是突尼斯社会和突尼斯人民表示自发声援，要不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有效参与，利比亚危机将给突尼斯带来具有重大影响的后果。突尼斯当局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堪称楷模，各国际实体都证实了这一点。为了维护这些难民的切身利益，我们把他们分别安排在集中于突尼斯南部的各个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最终于2013年6月关闭。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本地区的变化对移徙流动和路径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和整个地区仍在设法应对这些事态发展带来的种种影响和挑战，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尤其如此。除了在管理区域事态发展带来的危机方面的挑战以及加强移徙和发展之间联系的需要之外，我国正设法坚定地解决非法移徙问题，并设法打击贩运人口活动，为这种危险做法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移徙者在支持原籍国各领域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我国侨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率为5%。此外，他们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30%。鉴于突尼斯移徙者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着手把移徙问题纳入发展计划，并给予突尼斯侨民社群符合国家优先事项的战略地位。

在2011年10月23日选举后，突尼斯在该框架内设立了一个负责移徙和海外突尼斯人事务的国家部门，专事起草国家移徙问题政策，并就发展能力和技能及协调各种机制采取后续行动。我们还启动了一项国家战略，以便将在处理这一问题中的角色分派给包括政府组织、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在内的相关各方。此外，我们还努力创建移徙问题国家观察站。

在这方面，我想呼吁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我们所做的努力，为移徙问题建立一些与相关的政治和行政问题以及国家发展肯定有关的机构框架。在这里，我应当指出的是，移徙有时会以人才外流的形式对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我国，人才外流超出了可以接受的程度，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不可能不对我国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最后，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今天讨论移徙，不能不提及数千名移徙者在海上失踪的悲剧。这些失踪人士中包括数百名突尼斯人。我认为，联合国对这一问题给予应有注意的时刻已经来到，因为它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一方面我们讨论国际移徙所涉的多种挑战与机遇及其对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申，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联合国在解决国际移徙问题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挑战和危险是不得不应对的。我们必须提供更多机会，处理移徙问题和支持发展。

**庞多尔女士（南非）（以英语发言）：**我要和我的同事们一道，代表我国对那些在意大利海岸附近发生的悲惨沉船事故中失去亲人和同胞的人表示慰问。

关于本次辩论，我们愿表示，我们赞赏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和正在研究如何以富有人情味和有条不紊的方式管理移徙问题的各机构与机关。我们还欢迎在本次会议早些时候代表非洲联盟和77国集团加中国所做的发言。

我们在高级别对话中相聚，团结一致，决心推进移徙领域的国际合作。虽然我们欢迎将专题重点放在移徙与发展上，当然也欢迎关于该主题的所有审议，但我们的确认为，重要的是要关注贫穷背景下移徙的挑战。穷国如何将移徙转化成发展机遇，而不是令其国内的穷人和最弱势者雪上加霜？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在贫穷背景下移徙的经历。我们怎么才能将它们纳入本次辩论？我们怎么才能纳入它们的特定利益？

我们必须审慎地设定移徙与发展的关系，因为，在世界最穷国家这两者并非总是同时发生。有些人因为移徙制度不健全和安全程度低而易受伤害，而且往往成为犯罪团伙的受害者。这些团伙盗取身份和贩运妇女和儿童。我们也必须应对这些国家的挑战。

我们相信，此次对话必定通过建立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联系，帮助各国应对当前的移徙挑战，从而为有效应对棘手的挑战奠定基础。此次对话必定成为最高级别重新做出承诺的平台。我们希望，结论意见将表明一项充满生气的政治承诺，以推进商定的国际移徙议程。

南非认为，关于国际移徙的辩论会最好放在联合国系统内。这种辩论会应当在这里举行，并且由联合国各机构来监测。我们认为，这将为所有会员国提供一次平等讨论这一主题的机会。

正如有些同事已说的那样，移徙是当今的一种全球现象。人们迁徙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全球性公司也在寻求稀缺技能和人才。正常的持证移徙能给移徙者以及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带来好处。不幸的是，非正常和非法移徙给政府和移徙者

制造了麻烦。我们还认识到，有时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移徙。这并非总是作选择的问题。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达到能够有效管理所有不同形式移徙的程度。我们在这里建立的伙伴关系，必须帮助我们发展我们国家的能力，以管理我们的居民并有效管理国际移徙。

在非洲联盟支持下，我们正在努力帮助各国制订支持移徙的国家人口登记册和法律框架。我们认为，我们对人权的承诺，从我们国家接收移徙者的方式以及移徙者在南非享有社会福利、支助和合法享有一切权利的方式可见一斑。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有机构和所有国家拥有的框架都支持导致发展的一种移徙形式。我们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我们国家的责任是消除贫穷、不平等和欠发达，同时推行有利的移徙政策，以导致社会经济增长、加强技能培训和增进人的安全、全球伙伴关系及能力建设，从而平等地造福于我们国家和移徙者。

有鉴于现实情况和国际移徙造成的挑战，我们认为，国际移徙如果得到有效管理和支助，是能够为社会和经济做出贡献的。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把关于移徙与发展的辩论完全纳入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审议中。我们认为，移徙应当融入构成该议程的所有发展方面。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马尔姆斯特伦女士（欧洲联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代表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对今天上午在兰佩杜萨附近发生的可怕惨剧表示最深切的悲痛。我们的心与受害者及其家人同在。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愿重申其承诺，在所有各级对移徙与发展采取更加全面一致和得到更好协调的办法，并且确定旨在促进移徙者发挥创新与发展推动者作用的措施。共同致力于拟订一项全球议程应当产生具体、有效、包容和前瞻性的成果。这些

成果应当改善移徙者的生活质量并使所有国家和社会受益。

本次高级别对话是在关键时刻举行的，恰逢我们步入了执行《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阶段，并且开始制订2015年后议程。很显然，移徙和流动促进了许多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例如，人力资本转移无疑是原籍国的一项重要资产。侨居国外者的汇款和资源调动，主要通过投资援助原籍国，构成了新的私人发展筹资来源。我们应当继续合作，降低汇款成本。

我们认为，移徙与发展具有明确的联系，应在2015年后议程中加以考虑。它是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手段，也是全球人口动态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需要开展更加系统的此类工作，以就移徙如何促进或阻碍旨在实现发展目标的项目，建立起扎实的知识基础。这尤其适用于受人口学和劳动力问题影响最深的部门。

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必须扩大移徙与发展议程，以便更好地应对移徙可能对可持续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产生的全部积极和消极影响。我们必须继续调整并推进各项政策，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挑战与机遇。请允许我简要提及三个实例。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国际移徙者中有近半数居住在南半球。这表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徙和流动日益重要，需要所有各级给予更多注意。这一问题尤其应当放在国家和区域发展政策中解决。

第二，我们应当承认，难民和其他需要保护的人——特别是长期陷于困境者——给东道国和东道社区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应当通过长期发展规划、有针对性的倡议和难民享有其权利来解决。增强权能能使难民为东道社区和地方及国家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国家境内的流动，特别是城乡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产生与国际移徙相似的机遇与挑战。

城市有可能起到社会变革催化剂的作用，还应当促进世界各城市之间交流知识和经验。

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当尊重移徙者的尊严，维护移徙者人权，无论其身份如何。应当特别关注最弱势者，如孤身未成年人、儿童和人口贩运受害者。

让我们设法确保保护移徙者的人权仍然是贯穿各领域的一个优先政策。我们还应当维护并确保执行相关的国际人权文书。这远远超出移徙者个人，也会使本国社会和移徙者生活和工作所在社会受益。

我希望，我们都能一致认为，贩运人口是一种重罪，严重侵犯了人权。所有国家都必须批准和实施关于预防和打击偷运和贩运人口的国际文书。同等重要的是，还必须采取严厉行动打击一切形式剥削性雇用移徙者行为，包括对身份不正常的移徙者雇主实施制裁。

今天，我们还应该一致认为，应当更加关注那些身陷可怕的人道主义和威胁生命的境况及苦难中的移徙者的援助和保护需求，无论他们是在途中还是在东道国境内居留期间。七年前，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改善全球移徙管理，尤其是建立了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

六次成功的会议现已证明，全球论坛是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的宝贵论坛。通过交流经验和良好做法，该论坛使得参与者——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了信任。我们现在应当向前迈进一步，加强发展行为体的参与。我们还想利用这一机会赞扬秘书长移徙问题特别代表多年来所作的重要贡献。

欧盟及其成员国确信，联合国所有机构与处理移徙与发展问题的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进一步做到协调一致极其重要。我们认为，国际移徙组织

作为该领域牵头的国际组织，可以在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协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另外，请允许我与大会分享一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制定和执行全球处理移徙和人员流动问题方面的积极经验。自2005年以来，这项工作为移徙问题的外部行动提供了综合框架。在此基础上，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不同的国家和区域进行了区域和双边对话。在该框架内，若干欧盟成员国与一些国家缔结并执行了双边协定和伙伴关系。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参与国际对话和合作，以确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并加强双边及区域移徙管理。

为了利用移徙带来的好处并最大限度地减轻消极方面，我们需要妥善管理移徙。有效的返回和重新接纳政策是妥善管理移徙的前提条件，所有国家都应当履行其在国际习惯法下承担的义务，重新接纳本国国民并采取适当措施。

但是，各国和国际组织不能孤军奋战。我们需要私营部门、雇主组织、工人组织、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移徙者组织和人权组织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切实参与。

今天，让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应对全球挑战，并致力于取得具体、有效的前瞻性结果。我们要找到改善移徙者及其家人生活的方法。让我们采取果断措施，使移徙与发展能够带来的惠益实现最大化。

最后，我要强调，欧盟及其成员国很重视此次高级别对话及其后续行动。

巴拉考斯卡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要强调，立陶宛作为欧洲联盟理事会现任主席，很重视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回顾欧洲联盟理事会的结论、出席理事会2013年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会议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代表的结论以及关于扩展发展与移徙关系的结论，这些结论界定了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对高级别对话采用的办法。

立陶宛完全支持欧盟专员马尔姆斯特伦代表欧洲联盟所做的发言，并要做一些补充发言。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坚信，经济增长可以得到全球和区域内劳动力流动政策的进一步支持，如确保开展更多有针对性的技能发展、技能认证和技能承认计划的政策，尤其是在缺乏受过训练人员的部门。例如，建立培训方面的伙伴关系，采用为供需双方进行配对的适当机制，能够为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缺乏劳动力的部门增加受过训练人员的供应做出宝贵贡献。

在这方面，有必要考虑审查流动可能遇到的障碍，以便促进经济关系、繁荣和区域一体化，同时考虑到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安全问题。我们认为，区域组织尤其有能力促进区域流动，这就是应当支持各进程和区域组织参与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序、正常和安全的区域内移徙及流动的原因。至关重要，要确保对移徙工人的适当保护、增强权能和体面的工作标准。潜在移徙者应得到关于移徙程序、应享权利和义务的准确信息。这将有助于减少移徙者的脆弱性。

我还要从我国的角度出发，重点谈谈正在审议的一些问题。立陶宛有300万人口，具有十分悠久的迁出移民历史和一批力量强大的侨民。像许多欧洲国家一样，立陶宛在上世纪初经历了大规模迁出移民。移徙，尤其是迁出移民，在1990年代期间，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再次成为一种现实。据估计，如今有130多万立陶宛裔人生活在立陶宛边界之外，其中约30万人持有立陶宛公民身份。因此，立陶宛政府认为，通过倡导一种理念来挖掘这方面的潜力是优先事项。这种理念就是，无论立陶宛人身居何处，他们都应有机会与原籍国建立起联系并为其发展作出贡献。

为了让立陶宛侨民参与国家生活并促进国家发展，我们努力寻求创新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一些要点。明天上午立陶宛将在圆桌会议III分享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最后，我要强调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非常重视这次高级别对话及其后续行动。

**塔帕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热烈祝贺参加高级别对话的所有与会者。文明史证明了移徙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是移徙问题还没有被纳入发展讨论的主流。千年发展目标忽视了这个问题，国际公认的其他各项发展目标也没有对该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国际社会在力求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制定2015年后发展框架，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因此，我认为，这次高级别对话将成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并将其纳入主流进程的转折点。

我国代表团赞同斐济政府代表以77国集团加中国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也赞同贝宁代表以最不发达国家名义所作的发言。

移徙是实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共同特征，但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我们是否想使这个重要现象变得正规、受管控、透明并且可问责，从而为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带来双赢的局面。北半球及南半球各国均得益于工人的移徙。目的地国在努力推动其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填补了因劳动力短缺造成的缺口，而始发国则接收了汇款，以提高千家万户的整体福利，从而有助于减少贫穷和维持经济增长。但是，移徙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和半熟练类的移徙工人，经常面临各种风险并具有脆弱性。因此，必须更多关注保护目的地国移徙工人中最容易受伤害的那部分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妇女和女童的基本权利。

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需要有更多始发国、过境国及接受国相互之间合作与协作的有效机制，以保护工人权利并考虑到他们对发展的贡献。还必需开展更多的分析研究，以充分了解移徙现象和移徙工人是如何在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对复杂的发展进程作出贡献的。

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移徙带来的汇款约占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而且每天大约有1 500名



青年离开本国去外国就业。对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来说，劳动力迁徙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问题。青年循环迁徙到南方目的地，在尼泊尔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我们而言，工人在迁徙进程所有阶段的安全与安保，还有体面的工作、定期按市场价格发放工资以及遵守工作场所健康标准等问题都至关重要。我们呼吁北半球各国以更加透明的方式，为促进有规律的周期性迁徙开放它们的劳动力市场。我们致力于保持招聘进程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招聘进程必需得到积极市场环境的支持。特别是，我们力求避免雇主及其中介采取剥削和虐待的做法。降低招聘和转汇的成本为工人提供了极好的喘息时间并且促进汇款收入到达有需要的穷国手中。

我们强调科伦坡进程和阿布扎比对话等区域倡议的重要性。这些倡议旨在确保迁徙安全、受管控、可预测和互惠互赢；我们呼吁有利于原籍国和目的地的此类倡议能充分发挥作用并予以加强。

在全球一级，必须强化全球迁徙与发展论坛，以提供更广泛的教育并提高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且建立以受管控和井然有序的方式指导整个迁徙进程的信心。同样，应当使负责迁徙问题的各国际组织做好准备，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工人的正当权益。

为了实现2015年后发展框架中设想的包容各方、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方法，必须充分关注国际迁徙及其对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发展的贡献。迁徙工人数量和汇款流量大幅增加的情况已经十分显见，但同时，迁徙的发展层面也必须在未来发展议程中得到体现。

**索马鲁加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很长一段时间，瑞士曾经是一个移民出境国。如今，就我国人口而言，瑞士是世界上外来移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外来移民为瑞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已经出现了某些声音，要求对外来移民进入我国实行限制。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国家经济许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其他欧洲国家都力求吸引更多的迁徙者。

另外，也有一些人离开受金融危机影响特别严重的其他欧洲国家，到别的大陆去试试他们的运气。

这些例子表明，迁徙现象不断在改变，对各国产生的需求也随之改变。如今，许多国家同时扮演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角色。这表明，当涉及迁徙问题时，不同大陆上差异巨大的各国也存在共同点。我们必须将此视为一个重要的机会。只要有相似之处，就必然存在合作机会。瑞士通过双边迁徙伙伴关系促进此类合作，在一次定期对话的基础上，我们开展各个联合项目，来相互学习，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但是，仅在双边框架下是无法解决区域或全球重大问题的。基于这种考虑，必须补充开展多边对话。在2004年伯尔尼倡议下，瑞士迈出了第一步，不断努力促成就迁徙问题举行一次公开对话。对话需要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我要特别感谢彼得·萨瑟兰爵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社会的五年行动计划为这次高级别对话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我们还欢迎全球迁徙问题小组最近做出的各项决定，我们将继续支持其工作。然而，瑞士还要请该小组考虑是否有可能进行一次联合辩论，讨论如何使该小组成为政策和业务层面更强有力的伙伴。

关于迁徙与发展对话的问题应继续保留在联合国议程上。我们相信定期举行高级别对话十分重要。此类聚会可以使我们仔细观察局势，并在政治层面设定议程。同时，这些聚会也是对全球迁徙与发展论坛等专家级进程的补充。瑞士继续全力支持该论坛，它是各国开展全球对话的主要平台。

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A/68/292）所载的八点行动方案。请允许我重点谈一下该议程的三个方案。

第一，贩运人口是侵犯妇女、儿童和男子最基本人权不可宽恕的行为。我们有义务防止贩运、保护受害者、惩处犯罪者以及通过伙伴关系联合我

们各方的力量。瑞士决心终止这一形式的现代奴隶制，并已将这些原则纳入国家行动计划。

第二，尽管没有在目前的框架中正式体现出来，但是各方普遍承认移民大大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瑞士将努力把移民问题纳入2015年后框架内的所有相关领域。

第三，瑞士赞同秘书长提出的更好地保护移民者人权的呼吁。在全球各地，移民者身处险境。所有行为体都必须采取务实、协调的做法，切实保护移民者权利。

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不能免除国家自己应负的责任。各国在期望移民者为其社会的和谐生活作出贡献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保护移民者权利并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的主要责任。只有当各国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我们各国社会才会享有移民带来的好处。

**莫拉波先生（莱索托）（以英语发言）：**首先，对于今天上午在兰佩杜萨沿岸发生的惨剧，我要转达莱索托国王陛下、政府及人民的同情与哀悼。

我十分荣幸在联合国高级别对话这个极其重要的场合发表讲话。这次对话力求查明在各级加强协调与合作的具体措施，以使国际移民为移民者和国家都带来更多的好处，并加强移民与发展的重要联系，同时减少移民的不利影响。在联合国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之时，开展此次对话正当其时。

移民依然是在家庭、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推动发展的因素。它牵涉到家庭生活的核心。关于移民与发展的讨论向来认为，移民是一个可以通过促进原籍国发展而得到解决的问题。后来，这种讨论承认人口流动性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给人的发展带来重要机会，也带来了利弊权衡与代价。移民变得越来越往多个方向发展，南南移民与南北流动正处于同等水平。因此，当涉及到对移民的管理问题时，南北两半球各国都在面临相同的挑战。

莱索托是一个最不发达国家，也是一个内陆发展中国家。其地理位置使莱索托同时面临移民挑战与机遇。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移民就成为莱索托经济机会的重要部分，当时莱索托被认为是南非矿场的劳动力储备。自那以后，莱索托大部分的劳动力作为移民工人成群结队地前往南非。移民者汇往莱索托的大量汇款，证明了这一场景具有的积极的一面。汇款数额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超过了官方发展援助、外国直接投资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收入。事实上，按实际价值计算，莱索托是世界上最大的收汇国之一。

我不能因我们从这单一来源收到的汇款所获得的收益而自满，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经过移民活动，莱索托正在失去其他部门的一些精英人才。也许，现在是我们平衡移民规模并制定各项战略的时候了，尤其要便利侨民作出其他形式的贡献，使移民者在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因移民而获得更多的好处。

此时此刻，我要与各位代表交流莱索托在寻求以协调一致方式管理移民问题过程中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莱索托起草了一项移民与发展问题综合政策。除了其他各项关键问题之外，政策草案阐述了移民数据管理、“人才外流”、技能发展与保留、巴索托侨民、汇款、国际移民、移民与性别、移民与健康、非正式跨境贸易、贩运人口、移民工人社会安全以及跨境管理。这些问题都与莱索托的移民与发展讨论有关。

最后，我要强调，移民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移民是促进人的发展的因素，正因如此，努力了解移民动态，并且着手制定移民管理综合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尊重流动自由，这是人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谨慎地关注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

**苏哈伊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主席召集本次第二次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仔细审

视过去七年情况的宝贵机会。在这七年当中，各方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共同关注一个复杂而敏感的主题，一个从本质上使我们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主题。我国赞同斐济代表以77国集团加中国名义所作的发言。在过去20年，人口流动继续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和人口差距。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提供的数据，全世界国际移徙者人数从1990年的1.55亿增加到了2010年的2.14亿。

对于这些移徙者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主要目的依然和以前一样，那就是寻找更好的机会来改善本人及家属生活条件，进而促进原籍国和目的地的经济增长并增进福利。移徙者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目的地的国内生产总值。移徙还有助于缓解失业问题，并通过汇款在某种程度上为原籍国人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

然而，在过去十年，移徙流动的规模、密集度和目的地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移徙到紧邻的国家依然重要。但是，南半球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了南南流动。作为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摩洛哥作出双重努力，一方面满足侨居国外的摩洛哥人的需要，同时还制定符合有关外国人在本国领土内停留的国际标准的战略、法律和体制文书。

9月9日，在一次专门讨论移徙问题的会议上，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重申，移徙是一个引起合理关注，有时甚至引发争论的问题，应当通过加强多边合作，并根据国际法规定，以全球性和人道主义的方式应对该问题。在该框架中，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以工作组的形式举行了多次会议，这些工作组的任务是审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确认为拉巴特难民案件的那些案件。对相关人员的听证已于9月25日开始。我们还为此制定了逐案评价标准，用于审查非正常入境的某些外国人群体在摩洛哥的法律地位。涉及弱势群体以及在我国境内从事正常职业活动的人的人道主义状况将受到优先重视。其他工作组将负责更新用于解决庇护问题和打

击贩运人口问题的法律和体制框架。最后，我们必须加倍开展外交工作，以强化我国在讨论移徙流动问题的主要论坛中的立场和主张，并且重振这方面的区域和国际合作。

同时，作为最早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摩洛哥将继续与联合国系统共同努力，落实将难民和移徙者纳入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的2012-2016年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在过去十年里，关于移徙和发展问题的国际对话取得了显著进展，使移徙这个人们原本避讳不谈的问题变成了一直摆在国际议程上的一个项目。因此，由于各区域协商进程的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移徙组织与其他群体进行的移徙问题国际对话，关于移徙问题的辩论已变得更加常态化并且更有条理。

然而，全球迁徙与发展论坛依然只是一个对话场所，缺乏一个具体的执行工具，因为该进程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联合国系统之外进行的。第二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将为各会员国提供一个机会，以切实把移徙问题纳入联合国的工作，成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框架的一部分。摩洛哥当然欢迎围绕这个问题开展大规模的动员行动。

副主席贝克先生（所罗门群岛）主持会议。

在国家一级，随着我国新的移徙政策的颁布，我们已经决心致力于将移徙方面的工作纳入总体移徙战略和各项部门战略。在区域一级也刚刚做出了类似的努力，非洲移徙与发展联盟在两天前启动，该联盟主要由参与拉巴特进程的国家组成。摩洛哥全力支持在非洲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将此作为其外交政策主要目标之一。摩洛哥还支持负责国际移徙和发展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工作及其最近关于危机局势中移徙者问题的倡议。

作为紧急事项，国际社会必须提高其对于那些给移徙者造成影响的严重危机所造成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定如何依照现行国际法、各项人道主义原则和共同责任——被公

认为国际和国家良好做法的各项原则——来帮助这些人。在因移徙导致危机的情况下，国际移徙组织的业务框架是展开工作的一个良好起点。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强调，国际社会亟需在移徙与发展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在上个世纪，全球化进程随着货物、服务和资本的流动而展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人口流动的时代。问题不再是试图弄清楚全世界是否有更多的人将迁移到世界其他地方，而是这些移徙活动会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秘书长报告（A/68/292）中的各项建议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将使国际移徙能够在明智、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获得成功。我们相信这样的承诺将使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萨利赫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主席组织这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我还要感谢秘书长的报告。我们试图在联合国解决的许多国际问题都存在自身的复杂性，并对各项政策和我们想要开展的各项活动具有影响。因此，国际移徙与发展这个主题同样很复杂。但我相信，这次高级别对话将使我们能够评估移徙与发展范畴内国际合作方面的进展与挑战。

移徙一直以来都是人的状况的一部分。今天，人口移动受更快更便捷的沟通影响，并反过来对沟通产生作用。交通系统形成了一张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网络，使国际移徙成为一个对总体全球政策产生影响的复杂问题。

当今世界充满苦难：青年失业率增加、各种冲突尚未解决、政治与经济危机爆发、气候条件不断变化、全球经济不平等，再加上各种政治诱因，困扰着整个世界。这些都是促使人们当前从许多国家和区域快速迁移的因素。

国际移徙是对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多层面现实问题。我们不应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它还应成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目标的积极力量。移徙和发展之间有着动态的联系，因此，我们应能解决它所呈现的挑战和机会。我国

代表团认为，在它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产生的积极意义上再接再厉是正确的做法。为此，需要有关国际移徙的可靠统计数据，包括在可能情况下，提供移徙者对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发展作出的贡献的数据。

国际移徙并不是没有它本身的问题或危险，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在拉姆培杜萨岛发生的惨剧。我要对受难者家属表示慰问。许多移徙者面临死亡、虐待、暴力、恐惧和剥削，并可能成为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摘取器官的对象。所有各种形式的贩运人口均需加以遏止。我们需要通过全面落实《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的方式进行合作并建立共同阵线。

尽管采用和巩固进行安全、有序和合法移徙的协调政策是减少移徙者脆弱性的关键所在，但我要强调，不论移徙者的地位为何，他们都应该被允许生活在尊严和安全之中，并且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尊重，包括颁发给他们居住和工作许可证。毫无疑问，移徙者能够得到教育、培训和体面工作对讨论中的问题大有帮助。融合政策应得到考虑和加强。非自愿或强迫遣返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自愿回返和融入原籍国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尊重，不能受到任何方面的干预或阻扰。

作为保护厄立特里亚移徙者不受到包括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在内的虐待的承诺，厄立特里亚已经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八项核心公约中的七项。签署第八项公约的工作正在进行，并且劳工组织关于家庭佣工体面工作的第189号公约已送交主管部门供其批准。

厄立特里亚侨居国外的人相当多。2007年，在其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现有外交结构外，外交部又设立了一个主管厄立特里亚驻外侨民的部门。侨居外国的厄立特里亚人在我国争取独立期间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已经奠定了他们积极参与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厄立特里亚经历了从“人才外流”到“人才回流”的变化的漫长道路，若干侨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专业人士参加了解放运动。侨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享有我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包括当选国民议会代表的权利以及拥有私人产业和经营企业的权利。侨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寄回侨汇支持家人，其中许多人缴交了1995年国民议会颁布的2%复苏和复兴税。不过，某些国家正在采取行动，将这个问题政治化，阻止侨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缴交这项税款。侨居外国的人帮助减轻贫穷和参与全面可持续发展方案的权利应予加强，不应受到阻碍。

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最好地巩固移徙的好处和使这种好处极大化，并减轻它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促进移徙者对发展作出贡献的国际合作。我愿指出，我国代表团致力于落实关于国际移徙的有效和包容议程，这项议程结合了发展和加强了所有级别的现有机构和框架。

**理查兹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大会主席以及秘书处组织这次重要对话的工作人员。我看到许多熟悉面孔来到纽约这里开会感到非常欣慰。

我首先要赞扬我们的墨西哥同事在移徙和发展这个难题上为设法达成共识并采取建设性做法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他们推动早些时候我们商定的宣言（第68/4号决议）的工作奠定了顺利举行这次实质性高级别对话的基础。

在我的公开发言中，我已经强调，应该侧重于达成能够推动进行移徙对话的具体成果，而不是讨论与改善移徙者生活无关的各种体制和程序方面的分歧。

我要简短地提到我认为能够通过这次高级别对话推动的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处于危机中的移徙者；第二个领域是贩运人口；第三个领域是在某种程度上，移徙在发展中的作用。

目前有前所未有的大量移徙者在其原籍国之外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最近，我们已经看到若干状况，那就是由于冲突或自然灾害，大量移徙者陷于危机局势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利比亚的动乱和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以及去年美国这里的桑迪飓风。

在开始对话的时候，我提议首先集中讨论从利比亚危机这样的局势得到的经验教训。在这些局势中，由于移徙者无法控制的各种状况，他们无辜地被滞留在当地，无处投诉。

我赞赏秘书长负责移徙问题的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对陷于危机的移徙者问题所显示的领导以及他对整个移徙问题作出的出色领导。我希望他将继续帮助查明最具挑战性的新移徙问题并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制定新的解决办法。

我已经同意与菲律宾和其他有兴趣的国家一起帮助领导一项倡议——与国际移徙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民间社会团体一起来处理危机中的移徙者的问题。进行这项倡议的进程仍需制定，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国家主导的进程，旨在审查在这些危机局势中不同行为体的责任，并可能向全球移徙与发展问题论坛2014年和2015年会议报告取得的进展。首先，我要请这个高级别对话核可我们通过这种国家主导的进程非正式地开展工作的想法。这将成为这个对话持久的遗产。

遏止人口贩运是奥巴马政府的首要工作，它也一直一直是美国以前各届政府以及美国国会许多成员的重要工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国务院遏止人口贩运办公室今天也是这里美国代表团的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申明，我们致力于保护遭到贩运的受害者，鼓励作出更多努力在移徙人口中查明他们和不要将他们与走私的人口或没有身份证件移徙者混为一谈。我们应该确保，受害者不是作为罪犯加以惩处。

协助受害者需要采取一种将受害者置于我们应对措施核心的全局做法——让他们脱离危险，确保他们的施虐者被绳之以法并帮助他们康复和继续生活下去。本论坛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以提醒各会员国，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中，我们有一个打击这一人类奴隶制现代形式的极佳工具。尽管已有157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但执行该公约和将其付诸实施的国家还不够。如果这次高级别对话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那末，它将会留下一份持久的遗产；它的作用就是要推动那些尚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批准公约，让那些已经批准公约的国家充分执行该公约。对全世界人口贩运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而言，这将使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第三，移徙和发展是很大的话题。我们必需着手收窄讨论范围，集中关注在这些议题内有可靠证据和共同认识的一些问题。一个现在有广泛支持的问题是，降低与汇款有关的间接费用。尽管20国集团的“双五”目标——五年后将汇款成本降至百分之五——未在期望中的时间框架内实现，但是，继续朝着百分之五的基准方向努力，对国际社会可能是有助益的，而且将为那些得益于汇款资金流的个人与家庭腾出几十亿美元。

我期待着高级别对话卓有成效，并感谢全体成员致力于改善移徙者的生活和肯定他们对发展的贡献。

卡门·纪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希望与其他人一道对意大利蓝佩杜萨岛附近发生的悲惨事件表达我们的休戚与共之心和悲痛。墨西哥认识到，移徙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全球挑战。参加第二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的各国，其承诺是达成协议并采取后续行动，以便实现一种更加一致与平衡的移徙愿景，而其起始之步就是承认移徙无可争议的人性方面及其对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都作出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通过本次高级别对话的宣言（第68/4号决议）。我国促使通过的这份宣言，强调了移徙问题在联合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鉴于它与发展的联系以及需要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给予适当的考虑。

考虑到我国移徙现象的规模和复杂性，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总统领导的墨西哥政府已认识到，对墨西哥国而言，这是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它那贯穿各领域的性质必定使它跻身于我国已确定的重大挑战之列。我国寻求通过一项所有主要政治势力商定的议程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墨西哥人今天必须应对的移徙挑战起源于各种移民流提出的特定需求。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散居国外者群体之一，因此，必须提出高要求，做出广泛的努力，关心和保护海外的墨西哥人。我们已经看到，经由我们国土的非常规过境移徙人数有大幅度增长，随之而来的挑战就是要确保移民的安全并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特别脆弱的移民人数一直在增长，进而使得为他们在法律上提供关爱和援助所需的努力与服务倍增。最后，应特别关注墨西哥人回返祖国的人数大量增加，因为我们即将达到接近于零的净移徙率。

我以墨西哥政府的名义重申，将移徙与发展联系起来共同努力要求我们改进我们的人权做法并在这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它要求我们确保以更尊严的方式对待弱势的移民人群，而且各国继续朝着移民合法化的方向迈进。它要求为特定项目和方案提供的国际援助更多地关注国际流动的人道和法律等适当方面。在这方面，我们确认，本次高级别对话在这些目标方面产生的结论意见和承诺将得到墨西哥的全力支持。

克莱布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国际移徙与发展的问题有充分的理由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因此，印度尼西亚欢迎召开本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

无可否认，移徙为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过去20年来，国际移民数量有大幅度的增长。据估计，仅印度尼西亚，就有450万印度尼西亚人在海外谋生，当移民工人。

然而，尽管移徙有各种各样的积极影响，但是，如果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都不加适当管理，移徙可能构成挑战，而且还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对原籍国而言，由于“人才外流”而且市场上十分熟练和有才干的工人减少，移徙可能影响他们的发展方案。而对于目的地国来说，移徙可能造成过度依赖国外劳动力和产生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失业率高企和经济不稳定的时期。

尽管移徙者无疑能得益于目的地国提供的许多机会，但是个体移徙者及其家庭也易于受可能的不容忍、虐待、剥削和歧视等的影响。因此，重要的是，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都要认识到移民作为发展的推进者和贡献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有必要改变目的地国的社会思维模式和态度，这样，他们才会平等对待移民并把他们作为自己人接纳。同样，移民们也应该作出调整，适应新的环境和社区。他们必须尊重和遵守目的地国的规章制度。

在这一背景下，注意到民间社会在找到应对国际移徙构成的挑战和机遇的办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作出重大贡献，是颇为相关的。

在处理移徙的消极影响方面，印度尼西亚有其自己要面临的挑战。印度尼西亚政府认识到，我国移民工人——主要是在非正规部门的不熟练和熟练程度低的工人，特别是妇女——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因而，它继续加强其促进和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努力。

在国家层面，我们已经批准并实施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印度尼西亚呼吁尚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考虑尽早批准该《公约》。我们还在扩大对我国移民的保护范围，我国驻各国的使领馆设立了公民服务部门，我们制定了“2017年零家庭佣工路线图”，以促进专业工作者和技术工人的安全和正规移徙。

在区域层面，印度尼西亚继续推进并实施东南亚国家联盟《保护和促进移徙工人权利宣言》。8月

份，我们在雅加达主办了关于东南亚国际移徙、流动以及关于移徙和发展的最佳做法区域合作会议。

在多边层面，我们积极参与关于移徙问题的各种论坛，例如科伦坡进程、阿布扎比对话、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以及本次高级别对话等。

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框架内，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强调了移民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总统曾有幸担任该小组的共同主席。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题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报告(A/68/202)也充分重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欣见高级别对话通过一项宣言(第68/4号决议)。我们认为该《宣言》可以为采用连贯、全面、平衡、注重行动而且以人为本的方式处理移徙问题铺平道路。

正如宣言所明确反映的那样，迁移是一个跨国的过程，因而自然是一个跨领域和多层面的问题。无论是原籍国或是目的地国，都无法单独处理移徙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国家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必须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国际移徙问题。

**Metnar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今天很高兴代表捷克共和国参加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

捷克共和国完全支持欧洲联盟内政事务专员和立陶宛内政部长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刚刚所作的发言。

联合国国际移徙和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以便逐步拟定关于该问题的全球议程，处理与国际移徙有关的长期挑战和新的挑战。自从2006年举行第一次高级别对话以来，我国已成为许多外国移民的目的地。我们非常珍惜他们对捷克共和国社会 and 经济发展以及我国文化多样性所作出的贡献。与此同时，移民的增加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需要建立新的构架并订立新的立法予以管理。我们已经开始制定政策，鼓励外国国民将捷

克共和国作为目的地。同时，我们还为合法移民制定了融入社会的战略，这是移徙和流动的关键要素。

我国加入欧洲联盟后，已经与全球移徙系统建立了联系。我们与各原籍国开展国际合作，这是建立一个新的移徙系统的组成部分。移徙的外部层面是总体移徙管理的必要构成部分。我们以均衡的方式与伙伴国家开展合作，并顾及移徙的各个方面。

有效的移徙管理的基础应该是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开展密切合作，并采用合作方式对移徙进行管理。布拉格进程等各种区域协商进程倡导采用这种合作的方式，这一进程是我国担任欧盟主席国期间启动的。在这种实际操作层面开展相互协作之外，还必须开展由国家主导的非决策协商进程。第一次高级别对话产生的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就是这种合作的良好范例。

我们认为，国际移民无疑是需要尽可能最高级别讨论的全球议程。但是，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如果在区域和地方层面得到实施，是最有效的办法。这种做法可以确保在尽可能接近移民的层面并且采用以移民为中心的方式来管理移徙问题。

**哈杰里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卡塔尔国向今天上午在地中海发生的悲惨沉船事故受害者的家人和国家表示慰问。这种事故使我们今天的会议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更大的责任。

卡塔尔赞同斐济代表稍早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还要对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主席约翰·阿什先生举行这次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深表赞赏和感谢。我们这次对话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次机会，以评价国际移徙政策和方案并加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此外，此次对话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以便提出想法，阐述可采取哪些实际措施

来进一步着手把移徙和劳动力流动纳入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出席今天这次重要会议的嘉宾。我们认识到外籍劳工和移徙劳工对于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目的地国实施发展方案的重要而有效的力量，而且他们通过往家汇寄收入，也为其原籍国提高生活水平、减轻贫穷以及支持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而有效的贡献。此外，工人流动能增强经济和社会纽带，加深其母国与其工作所在国之间的友谊。

我们愿重申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共同责任的概念，重申必须制订平衡而全面的办法，以便照顾和保护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权利，并且吸纳那些返回者。由于我们意识到在某些国家仇外心理日益严重，我们重申必须按照国际和区域协定及文书的规定，继续努力捍卫移徙者的权利，并保护他们免受政治和种族主义行径之害。

卡塔尔国注重一视同仁地保障国内所有居民的权利，因而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宪法》第35条指出，所有人，不分性别、出身、宗教或语言，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另外，第52条规定，国内每个居民都应当获得合法居住权，并且必须依法得到这种待遇。第30条规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基础。必须保障所有雇员的此项权利，而不论工人的国籍是卡塔尔籍还是外籍。此外，2004年《卡塔尔劳工法》强化了国家《永久宪法》中规定的工人权利，《永久宪法》为不加歧视地保护权利的手段提供了支持。

除了在立法和宪法中保障工人权利外，卡塔尔国还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的许多公约，并且采取步骤保障对这些权利的尊重和落实，具体做法是同许多原籍国签署双边协定，以便管理从最初签订合同阶段到履行合同和工人返回其原籍国的整个征聘过程。

今天，我想重点介绍阿拉伯国家通过参与双边、区域和国际对话，以及参与国际移徙方面的阿



拉伯和国际合作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希望重点介绍6月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区域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区域协商会议。会议由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及国际移徙组织共同举办，目的是为我们今天的高级别对话做准备。

有关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挑战，包括非正常移徙和熟练劳动力流入和流出阿拉伯世界现象增多，我们注意到在移徙对发展的影响方面缺乏统计资料和精确的比较研究。我们还注意到缺乏将移徙者纳入国家不同政策的综合政策，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环境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移徙，都是贫穷和失业等经济因素造成的。因此，必须以能够影响移徙，尤其是人才外流的方式，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承诺。我们必须让旅居国外的国民和年轻人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便参与发展。我们认为，必须让旅居国外的阿拉伯国家国民在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对话中享有发言权，这样才能增强他们作为阿拉伯世界与目的地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文明互动桥梁的作用。

我们还要指出，由于某些阿拉伯国家经历的政治形势和冲突，如以色列持续占领阿拉伯领土，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人数明显增多。这给发展计划造成负担，要求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对付这一问题。

我们认识到移徙问题和移徙者处境及其权利不再只是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开始具有政治影响。我们希望增强阿拉伯移徙的积极一面，并最大限度地减轻这一问题对发展以及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还认识到阿拉伯国家人才外流对发展努力的影响，我们想将这一问题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我们期待举行更多的区域协商进程，交流最佳做法、汲取的教训和经验，以便能够克服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时牢记世界不同地区在需要、要求和相关问题方面的原始特点和具体情况。

加西亚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移徙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现象。人们

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但直到最近移徙才被当作一个问题，只到最近才在国家在国际议程上出现。

中美洲区域各国，尤其是被称作“北部三角”的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面临的移徙局势，在某些学术圈里被形容为爆炸式移徙，因为其人口中有20%以上居住在国外。萨尔瓦多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人口中有30%以上、即约290万人，居住在国外，其中有250万人居住在美国——它是中美洲和萨尔瓦多移徙的首要目的地国。关于第二种情况，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显示，在该国的萨尔瓦多人数增加了159%。

鉴于该区域移徙流动规模大且持续时间长，该区域许多国家的国际移徙有所增加，使移徙进一步成为包括萨尔瓦多在内的中美洲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结构性现象。

这一结构至少是以三种不同方式形成的。在长达三十年的大规模移民潮之后，移徙的动态与性质不再是由最初的起因所决定。如今，移徙现象相对独立，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内部逻辑。移徙现在已是一种长期现象，不会因短期措施或间接措施而变化。短期措施可以影响其强度和性质，但却不会导致其巨变。

最后，就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运转而言，移徙和汇款至关重要。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汇款，就不再可能取得宏观经济平衡。这种情况也与大量人口能获得保健服务尤其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教育和住房有关。

认识到移徙的结构性本质，就可以看清各国面临的至少三大挑战：第一，减少而且不鼓励被迫移徙，尤其从结构意义上来说更是如此；第二，保护移徙者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人权；以及第三，加强侨民与原籍国和原籍社区的关系。

第一个目标认识到移徙产生的各种复杂因素。这些因素从根本上与就业和收入等经济因素，以及个人与其社区及家庭之间的联系等社会因素有关，特别是还与个人与移徙现象之间关系的深浅有关。

第二个目标，即不鼓励移徙，意味着要为潜在移徙者创造条件，让他们扎根于本国及其社区。第二个目标意味着要转移国际关系的焦点，不以移徙者的身份看待他们，而是将其视为享有权利并因此值得国家关注的国民。我们说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民身份。

最后，第三个目标使我们有必要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只有当我们融合了侨民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建设民主并促进发展。侨民带来的远不止汇款，他们的力量还体现在包括创造投资机会、建立侨民工商企业、加强移徙者组织及其在社会投资方面与各社区之间的联系，以及将“人才外流”变为“人才引进”。最后，我们必须采取全面统筹措施，在各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并使移徙者自身参与实现我在本次发言中提到的各项目标方面加大力度。

## 工作方案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各位成员，在2013年10月1日星期二依次举行的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之后，下列代表当选为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六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因此成为本届会议总务委员会成员。

他们是：第一委员会，易卜拉欣·达巴希先生阁下（利比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卡洛斯·恩里克·加西亚·冈萨雷斯先生阁下（萨尔瓦多）；第二委员会，阿卜杜·萨拉姆·迪亚洛先生阁下（塞内加尔）；第三委员会，斯特凡·塔夫罗夫先生阁下（保加利亚）；第五委员会，耶内·塔拉斯先生阁下（芬兰）以及第六委员会，帕利塔·科霍纳先生阁下（斯里兰卡）。我祝贺各位主席当选。

六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和21名大会副主席均已选举产生，因此，按照议事规则第38条，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总务委员会现已完整组成。

下午2时40分散会。